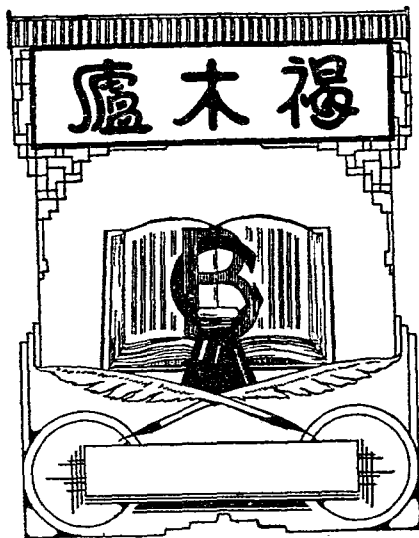


夜店

高爾基著
李誼訳





M16
I512.35
40

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夜 店

高爾基著

李誼譯

上海

湖風書局出版

1932



3 2169 6094 2

1931, 9, 初版

1932, 9, 再版

之 說

論 權

分五角六洋大價實

夜店

『夜店』的藝術與社會價值

純粹的社會劇——尼采主義與基督教之戰——劇的樣式——作劇法的無視——「從生活出發的舞臺」——劇中人物的境遇——俄羅斯式的義士型——厭世的要素

高爾基的代表作，有名的『夜店』，是一九〇二年，正值高爾基全盛時代的作品，這是在作者文學生涯上，可劃一新時期的傑作，已為一切批評家所一致承認。在『夜店』以前，高爾基的作品，無論為小說，為戲劇，均是有偉力的，自由個性的讚美，不過有羅曼諦克的價值而已。不則是『唐吉訶德』般的，半神

夜店的藝術

與社會價值

語的，熱烈的想像力的產物，僅止於有詩的價值罷了。但是到了『夜店』，在作的主題，思想的傾向，取材的範圍，及劇的形式上，均與以前作物，大相異趣。舉例說，在此以前高爾基的戲劇『街的人』，是『否定城市民的幸福與生活而寫的戲劇，其中對照城市民困苦的生活，寫了充滿了偉力，剛強，勇猛意氣的生活，但這戲劇除給契珂夫戲劇以幾分影響以外，對於其思想的要求，未從社會引起多少的反響。但是在『夜店』裏，作者停止了寫自此以前爲自己所痛罵的文明社會，全然轉向於下層社會的研究，站立於社會道德的見解，徹頭徹尾運着寫實的人，在此點上，即可見『夜店』是純粹的社會劇，其社會價值之大，亦可證以此劇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僅祇在二三年間，上演至數百次的事實。

高爾基這種在創作上的變遷，不必說是直接從作者社會乃至哲學的人生觀的變遷。會為個人主義與尼采主義的代表者的高爾基，終於全然移轉了社會道德的見地，更進一步而轉入基督教的精神，而『夜店』在其根本觀念上，就是表示這思想過渡期的。個人主義與社會道德之扞格，尼采主義與基督教精神的戰鬥，確為這戲劇的中心骨幹，且亦由此可見這戲劇的有意義，有價值與有興味。如果以此就劇中人物言之，則個人主義與尼采主義的代表者，是浮浪漢沙丁，而社會道德與基督教精神的代表者，是羅嘉老人。自然一貫全篇的氛圍氣，終始是個性的意識，但這是繫於一種理想的憧憬之情，不能輕輕看過。

三

從樣式上說，『夜店』是屬於近代腦威劇或西歐寫實劇的，其中尤與霍普德

曼的『織工』很相似。這兩本戲劇第一均無主人公，在古典的意味上，亦不見其類型；兩者的劇中人物，都表現於羣衆，不過其中主要的人物，比較寫得明瞭些而已。因此全篇同一步調，無重大的變化出現於舞台面的人物，都被支配於一個主要的傾向之下。在詞意上，『夜店』可比之於契珂夫的『姊妹』；自然這兩劇在取材的範圍上是完全不同的，然『三姊妹』中，亦無主人公，無類型，僅祇無涯的黑暗，左右着全體舞台，而終結於絕望的摩契勃的『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的高叫。與此相同，出現於『夜店』中宿夜店的生客，也始終相信着何時可以離開這地獄之底，而出發到光明的世上，但終於意識到不能離去這無涯的處境，以告悲劇的終局。

四

即作劇的技巧上，『夜店』亦屬於近代戲劇作家所謂寫實劇，爲那些羅曼作家所愛用的獨白，亦不見於『夜店』。在戲劇上最先廢止獨白，是伊孛生的嘗試，而漸漸證之於實生活，誰都沒有說獨白的時候，因之在戲劇(drama)中，獨白亦成爲無使用之必要，終於此事至定爲近代戲劇的法則。但高爾基的戲劇，正如托爾斯泰所批評，是不能看作 Drama 的，從這邊說，在『夜店』中，既無發端，無綜錯，亦沒有大團圓。這舞台，沒有實現着 drama 意匠的，每一幕地每一幕地逐次增加緊張力而不絕發展的形式。出現於『夜店』的人物，雖除羅嘉老人以外，都是從序幕到第四幕，安置在 *dramatical* 的境遇中，但說到結局，則第三第四幕中，¹¹ 還活着的樣子，全體的意匠，並不終始一貫。其他背於從戲劇的一般法則之點，亦可在局部上看出，而劇的主要元素，却不是科而是白；尤其是最先的兩幕，與終末的一幕。因此看慣從來戲劇的眼，也許看不出甚樣興味。

五

契珂夫自謂俄羅斯的劇壇由自己供獻了叫做「從生活出發的舞台」的戲劇，而高爾基的『夜店』，便是這「從生活出發的舞台」之一。此種戲劇，在劇作上陷於非常的極端，比之從來的戲劇，作了頗意外的破格。此種戲劇每一幕或二三幕，意味便完結了，不更與他幕作事件上的連絡，自然更沒有貫通全篇的線索。僅祇支配於同一傾向，同一氣氛之中。因之不僅可每幕分割或二三幕合併，即除去序幕，或除去終幕都可以。尤其因此恐多少妨害劇全體的圓滿，然讀者及觀眾，却並無稍稍傷其根本思想，而可得優美的舞台上及演技上的滿足。到了這兒，則易卜生等的戲劇，還有叫人閱讀本事的傾向。

六

劇中的人物，都是逢遭慘苦而意志消沉的姿態。深深地同情他們的作者，不僅不再把他們理想化，別人並非不見他們中像人樣的性質，與動人的痕跡，但多麼不幸悲慘的境遇，已把他們投入於怨嘆，痛恨，兇貓，愚魯的深淵，斷絕了救濟之望。他們不是寫在陀思妥以夫斯基『死室』中那樣的罪人，他們是早就絕了何種之願望，僅祇是痛苦於悲慘的回憶中的過去的人；但他們決不乞求他人的同情，他們蔑視勞動，更不信勞動的恩惠，且盛論人生之意義，有時也觸着人生問題的根底，暗示着貫穿全歷史的一大契機。同時他們又是現存社會的仇敵。但是除了這反抗的意志，在他們的心坎深處，却不絕地蟠据着對於一種積極的理想——譬如這是美的幻影般的東西——世界苦。羅嘉老人不意地在宿夜店裏遇到

這班人們，便振蕩了爲社會所犧牲的，沈淪於幽暗之底的他們的心坎，於是這班精神的死者，便被羅嘉老人呼出於更新復活之道；但羅嘉老人要積極地復活何人是不能夠的。當世上正在恐怖的阿鼻叫喚，苦悶苦鬥之真中，如羅嘉這樣篤信謙恭的老人之出現，結果只是間接地促進止宿此間的憂鬱的旅人的自殺。亦即這罪惡界不幸天才的混濁的心，不堪接納羅嘉老人的公明的心吧；總之，此旅客的多數，都不滿於羅嘉老人的到來與教訓；他們是不願意在自己止宿着的宿夜店裏，到來什麼精神的教化的。「要人家往什麼地方，自己的行踪却不說明……」他們在羅嘉老人走了之後，嗚吐着不平。但是這其間，他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醉生夢死着的這浮世之墓，是太於深暗，到底沒有出路。

在這兒，關於羅嘉老人，還得附加一言。沙丁及其他的人，都是純粹的高爾基型，但羅嘉老人在高爾基的作品上，亦決不是理想的型典；這是在俄羅斯文學中有着久長的歷史的，所謂俄羅斯的義人。涅克拉梭夫（Nekrasov）的『芙拉思』底主人公，出現於陀思妥以夫斯基『卡拉馬若夫兄弟』中的佐西馬神父，及托爾斯泰『黑暗之勢力』中的埃克姆，都是與羅嘉老人屬於同型的義人；國民性擁護者的俄國文豪們所愛寫的俄羅斯式的類型。故在北歐文學，西歐文學中，都不容易發見這種類型，而俄羅斯，則這種正直的老頭子，却到處都是，如奧爾索特克思的鄉村教師，修道士等。第一這種義人最顯著的根柢性格，便是對於罪惡的消極態度，即對於罪惡，從無反抗的意志，而祇是儘可能地迴避罪惡的傾向，其次對同胞則作愛之宣傳，謙遜，服從命運，對神則追究無我愛，與義俠的生活等，是他的主要的性格。在羅嘉老人，則加於一般義人的性格上，附帶幾分異端的人

生觀，與個人的性質。

八

但羅嘉老人在宿夜店裏却不能發生多少積極的效果，在這場合，羅嘉老人的功能，不及托爾斯泰『黑暗之勢力』中的埃克姆遠甚。埃克姆覺醒了染罪惡的尼基泰的睡着的良心，使他悟到這良心可以公開懺悔的方法洗淨之，對於作品之倫理觀念的勝利作了極大的助力。故我們讀『黑暗之勢力』時會不禁地得慰藉之感，而讀『夜店』，則心中似乎受着一種壓抑重苦的，黑暗的印象，且不能離開空氣鬱塞，終日如在陰天之下的心境。故『夜店』裏似乎厭世的要素多於樂天的要素。這戲劇第二幕及第四幕中的歌，作者是採取伏爾迦地方咏鳥的民謠的譜，加以新的歌詞的，其沈痛悲壯的旋律，亦為提要劇的厭世情調的一要素。

劇中人

(按照劇中說話先後排列。)

男爵 三十二歲。

克發茜耶 蕩婦。約四十歲。

班諾夫 帽匠。四十五歲。

克利斯基·安特來·梅脫來屈 鎖匠。四十歲。

拿司塔 二十四歲。

安娜 克利斯基之妻。三十歲。

沙丁 四十歲。

伶人 四十歲。

哥司梯里奧夫·米棋兒·伊凡諾維基 房東。五十四歲。

夜

店

皮瑟兒·華司嘉 二十八歲。

拿破哈 華賽里沙之妹。二十歲。

羅嘉 香客。六十歲。

愛約司嘉 鞋匠。二十歲。

華賽里沙·卡波拿 哥司梯里奧夫之妻。二十六歲。

米菲特夫 華賽里沙之叔。警察。五十歲。

蹉韜人 挑夫。四十歲。

克雷夫伊·左巴 挑夫。四十歲。

幾個無名的江湖漂泊者 無定額。

第一幕

一間近乎地洞的地下層房。笨重的弧形石天花板被烟燻得漆黑，粗糙的牆壁裂成一塊一塊的。通過左方的方窗，光亮從上直射下來（一個面着舞台的脚光）。左角，皮琵琶的住所是將房中的餘地用薄板隔開來的；抵着薄板，從窗下伸向舞台中央是班諾夫的精床。

右角是個大俄羅斯式的火爐。爐的背部是鑲在拱廊上牆內的；火爐的一部伸向房內成爲斜形，演員必須繞着拱廊走向這裏來。

在粗糙的矮牆右手有門通廚房，克發西耶，男爵和拿司塔住在裏面。

窗下有個寬床，上面覆着一條很靜的帳幔，靠向舞台的中央（連着皮琵琶的房），一個短梯向後通到陽台，從這裏到左，後面是皮琵琶的房，更上幾步即是入口或走廊。

一扇門直向陽台開着，右邊另外的一個梯子通到左上入口的房。跨過火爐，房東同他的家庭居住着。欄杆是壞了，上面搭着一條破氈或棉被。

在火爐與短梯之間，放着一條闊而且低的四脚長凳，這凳是拿來當床用的。另外同樣的一個床

花

店

橫在火爐前面，第三只放在通廚房的門右，下面。靠近這裏有塊木箱，承着一個小鐵砧和老虎鉗，克利斯基坐在一塊較小的木塊上，正拿着一對舊鎖，在那裏配鑰匙。在他腳旁有二把穿在鉄絲圈內的大小不同的鑰匙，一個壞了的銅茶缸，（一種在俄國很普遍採用的茶缸），一個釘錘及幾把鋸刀。

在房的中央有一個大桌，兩條凳，一個笨重的條椅，都粗糙而醜。克發邁耶在右邊桌子旁抹茶缸，像一位看門人似的；男爵咀嚼着一塊黑麵包。拿司塔在左，坐在條椅上，腕置桌上，手捧着脸，讀一本破書。安穆在床上，帳幔遮着。時時可聽得見轟咳嗽聲。班諾夫現出一種縫工的樣子，坐在凳上，在膝上量着一件他拆碎了的舊褲，這種是拿來去做可得更大利益的褲子的。他後面有一個壞了的帽盒，他拿來剪成帽沿，將整的放在一個五英寸長的格檔內，無用的擲在房裏。圍着他的都是些油布及碎布。

沙丁睡在火爐前床上，剛醒，口中咕哩着，叫喊着。火爐上面拱廊左邊藏着的演員的咳嗽聲，聽身聲可以聽得出來。

時間 早春。晨。

男爵 講下去。(還想多聽點故事)

克發茜耶 沒有的事，我告訴你，我的朋友——別提了罷。我早就想過了，我希望你也能知道。沒有什麼珍寶能誘惑我再去結婚了。(沙丁對這咕哩起來)

班諾夫 (對沙丁) 你咕哩些什麼？

克發茜耶 我是一個自由的女人，我有我自己的指揮權，難道我去簽我的名字在隨便那一個人的契約上，變成那個男人的奴隸嗎？現在可沒有人敢對我說那

店

七

句話的。別讓我去夢想到那些事罷。我將永不會做那種事了。即是他是從阿美利加洲來的王子——我也不要他了！

克利斯基 你說謊罷。

克發茜耶 (擡頭問克利斯基) 什——麼？(回過頭來)

克利斯基 你在說謊。你要去同阿伯拉姆結婚呢。

男爵 (起立，拿拿司塔的书，念着書名)「不幸的戀愛。」(笑)

拿司塔 (要書) 這兒！還書來。現在可別再譏笑了罷。

(男爵睜着眼睛，將書在空中搖揮。)

克發茜耶 (又對克利斯基) 你說謊，你這只「紅頭警棒山羊」，竟對我說那種話，真有勇氣。

男爵 (用書在拿司塔頭上擲了一下) 你是怎樣的一個呆鳥呀，拿司塔。

拿司塔 把書拿到這兒來。(搶書)

克利斯基 (對克發茜耶) 你是一個偉大的婦女！……可是正是同樣的理由，你得去做阿伯拉姆的妻子……因為那就是你所需要的。

克發茜耶 不錯。(譏諷地) 很明顯……還有什麼……你把你的妻子打得半死。

克利斯基 (兇怒) 不許作聲，老淫婦，那與你什麼相關？

克發茜耶 (叫喊) 呵！哈！你不能聽真話！

男爵 現在，她們是放任自由了。拿司塔——你在那兒？

拿司塔 (不抬起她的頭來) 什麼？讓我一個人罷！

安娜 (把她的頭伸出帳幔來) 天已發白了。看上帝的面子，別精賊鬼叫的鬥口罷。

克利斯基 還咒不！(藐視地)

安娜 上帝給你們的每個日子，你們都鬥口。至少也得讓我死得安靜一點。

夜

幕

七

夜
班諾夫 噪鬧是使得你不死。

克發茜耶 (走到安娜處) 告訴我，親愛的安娜，你怎麼能容忍這樣的畜生呀？

安娜 讓我來！讓我——

克發茜耶 現在、現在，你這可憐的殉道者，你的胸前依然沒有好一點嗎？

男爵 我們到市場去的時候到了，克發茜耶。

克發茜耶 那末，我們就走罷。(對安娜) 你歡喜一杯熱的蛋奶嗎？

安娜 我不要；姑且謝謝你。爲什麼我還要吃呢？

克發茜耶 哦，吃！熱的食物總是好的。這倒很安靜。我替你放在一個杯子裏，

假如你胃口來了，就拿來吃。(對男爵) 我們走罷，先生。(對克利司基，繞着他走過。)

嚇！你這撒旦！

安娜 (咳嗽) 哦，上帝呀！

男爵 (將拿司塔的後頸一推)低下去……你這傻瓜。

拿司塔 (喃喃作怨言)走罷。我又未擋着你的路。

(翻過一頁來。男爵嘲笑地打着胡哨，後面跟着克發茜耶，向右邊退到廚房去。)

沙丁 (從床上爬起來)昨天是誰打我起來的？

班諾夫 全體同樣地對你。

沙丁 就假設是那樣的。那又是爲什麼原故呢？

班諾夫 你鬥紙牌？

沙丁 鬥紙牌？唔，是我幹的。

班諾夫 那是爲了什麼呢？

沙丁 做假呀！

伶人 (在火爐上面，把頭伸出來)他們有一天總得殺你一次。

店

二

沙丁 你真是——一個木頭！

伶人 爲什麼是個木頭？

沙丁 他們兩次都不能殺着我呢，他們能嗎？

伶人（稍停）我沒有瞧見。——爲什麼不能？

克利司基（轉過來對着他）爬下火爐來把地下弄弄乾淨！無論如何，你是太不合理了。

伶人 不管你事……

克利司基 等着！……等華賽里沙來了，她會告訴你這是誰的事。

伶人 鬼譴着華賽里沙。今天男爵一定會來清理東西的，那是他的班期……男爵！

男爵（從右邊廚房進）我沒有空。我必須同克發茜耶上市場去。

伶人 那對我可沒事……去死罷，什麼事都給我做……可是地板你總得掃一下，而且這還是你的班期呢……別做夢，想什麼人的事都給我做。

男爵 (走向拿司塔處) 不？那末妖怪得吃你！拿司吞嘉會掃一點的。說！你！「不幸的戀愛」！起來！(拿書)

拿司塔 (起來) 你要什麼？還書這兒來，你這攪屎棍，這還是一位上等人！

男爵 (還書給她) 拿司塔！替我掃一點點——行不行？

拿司塔 (走到右邊，向右邊廚房退) 真的，我是疲倦了。

克發茜耶 (在內，對男爵跟我來。沒有你，他們當然也會弄乾淨的。(男爵右邊退)
你，唱戲的，你一定要做的。你是要求來做的，所以你就得做。那不會做壞
你的背的。

伶人 現在，老是我——噫——我真弄得不懂起來了。

店

(男爵從廚房進，像架着牛軋似的帶着兩籃大罐子，上面蓋着一件破衣)

男爵 今天，真重。

沙丁 你能拿得起，就不是男爵了。

克發茜耶 (對伶人) 待一會來瞧瞧你所掃的罷。

(向左上入口退，前面是男爵。)

伶人 (從小爐上爬下來) 我決不能吃灰塵。那會損傷我的。(自憐地) 我的生機都給酒

精毒毀了。

(反省地坐在火爐前床上。)

沙丁 生氣。生機。(譏諷地)

安娜 (對克利斯基) 安特來·梅脫來屈。

克利斯基 現在有什麼事？

安娜 克發茜耶留下一點蛋奶給我。你去吃了罷。

克利斯基 (走到她那裏) 你不吃嗎？

安娜 我不吃。我爲什麼還要吃呢？你——做工。你就可以吃。

克利斯基 你怕嗎？別絕望。也許你可以再會好起來的。

安娜 去，吃罷。我的心是碎了；死期也近了。

克利斯基 (走開去) 哦，不會的；也許——你還能起來——這樣的事是有的。(向右

退到廚房去)

伶人 (高聲地，似乎從夢中突然醒過來) 昨天，在藥房裏，醫生對我說：「你的生機都

給酒精毒毀了，漸漸要完了。」

沙丁 (笑着) 生氣！

伶人 (著重) 不是生氣，是生機——生——機。

夜

幕

沙丁 新格姆皮爾！

伶人（用減價拍賣的手勢揮着手） 咳！夢話。我告訴你，我是在說老實話。我的生機

給毒毒毀了……假如我要去打掃房間，我就得受損傷……又得呼吸灰塵了。

沙丁 微生蟲……哈！

班諾夫 你們咕哩，咕哩，咕些什麼？

沙丁 話……還不是依然那句話：「出乎其類，拔乎其萃！」

班諾夫 那是什麼意思？

沙丁 我不知道，我已忘了。

班諾夫 那末，你爲什麼又要說那句話呢？

沙丁 正是如此……我對我們所說的一些話都說厭了，班諾夫，牠們之中的每一

句，至少我也聽過上千次了。

伶人 如同罕姆萊脫（註一）中說的：「話，話，話。」一本偉大的劇本，「罕姆萊脫」——我是深刻的記着的。

克利斯基（從右邊房裏進）你動手掃地了沒有？

伶人 那對你倒是很容易的。（以拳擊胸）「純潔的奧菲拉呀！仙女呵，在你的祈求中，記下我一切的罪惡罷。」（註二）

（在內；隱離不遠的地方，可以聽得出一種沉鬱的喊叫及警察的鑼笛的尖聲。克利斯基坐着做工，他的鋸刀推出來的聲響可以聽得見。）

沙丁 我歡喜這些不能領會的一知半解的怪字句。年青的時候，我幹過電報的服務。我也曾念過許多書。

班諾夫 所以你是做過電報生？

沙丁 不錯。（笑）許多美麗的書放在那裏，還有一大堆異奇的字句。我是一個受

夜
店

過教育的人，懂得罷？

班諾夫 我早就聽過這話，有一千次了。世界對於人又能有些什麼呢。譬如說，我是一個販皮的商人，有我自己做買賣的地方。我的手膀全是黃的——是從我染毛皮時的顏料上染來的——我的朋友，一直到臂灣上面都全是黃的。我想這在我一生一世之中，我永不能把牠洗乾淨了；這樣下去，睡在墳墓裏，也是一隻黃手，現在你瞧瞧，這雙手不過是——髒一點，你瞧！

沙丁 還有什麼？

班諾夫 沒有什麼。

沙丁 那是什麼意思？

班諾夫 我不過是……打一個比喻……沒有關係。那是多麼漂亮，假如一個人塗上顏色，再完全擦去……再完全擦去！瞧！

沙丁 哈！……我的骨頭都笑痛了！

伶人 （坐在火爐前的床上，手膀伸在膝上） 教育是夢話，最大的問題是天才。我有一次

認識一個唱戲的……他念他所扮的那角的詞句倒很費勁的，可是他演起他所扮的英雄來，竟使戲院的牆都給看戲的人的采聲震動了……

沙丁 班諾夫，給我五個科比克（註三）。

班諾夫 我自己也只有兩個呢。

伶人 我說，天才是做領袖的所必需的。天才——就是信任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勢力範圍裏……

沙丁 給我五個科比克，我就信任你是一個天才，英雄，鬻龍，還有保境安民的

首領。克利司基，給我五個罷。

克利司基 去死罷！窮鬼是太多了。

夜

店

夜

沙丁 別罵人；我知道你是沒有錢的。

安娜 安特來·梅脫來屈……太氣悶了。太難……

克利司基 叫我又怎麼辦呢？

班諾夫 把門向着街面的地板推開。

克利司基 倒會說！你坐在椅上，我是在地上呀。讓我們換一換位子再來開門……

……我早就着了涼了。

班諾夫 (安然的) 那不是爲了我……是你的妻子要的。

克利司基 (不痛快) 在這個世界上要的事情多着呢。

沙丁 我的頭痛得叫起來了。唉，爲什麼他們老是要去打你的頭呢？

班諾夫 不僅僅是頭，身上的別一部份也常常挨打呢。(起立) 我要去弄點線來。

房東老爺和房東太太今天倒來得很晚。我想，他們準定早就完全弄得腐朽不

堪了。

(向左，上入口退。安娜咳嗽。沙丁把手放在頭頸後面，不動地躺着。)

伶人 (憂悶地注視着空中，走到安娜床前) 喂，怎樣？壞些嗎？

安娜 太氣悶了……

伶人 要不要我領你到門口去？……那末，爬起來。(他幫助這病婦人起來，把破披肩披

在她肩上，扶着她踉蹌跟跟地走向樓梯板 Landing) 來罷，現在，放勇敢些。我，也

是一個病人——給酒精毒毀了的。

(哥司梯里奧夫從左上入口進。)

哥司梯里奧夫 (在門口) 出去散步罷？多好的一對夫婦呀，——傑克和奇兒。

伶人 站在旁邊去。你沒有聽見病人走過來了嗎。

哥司梯里奧夫 好，那末，走過來罷。(嘴裏哼着教堂裏的頌詩的調子，用着懷疑的眼光看着

夜
店

房內，一直到地板；把頭斜着向左方，似乎聽見皮琵琶房中有什麼聲息似的。克利斯基用圓柱着鑰匙，猛烈而噪雜地。房東睜了他一眼。忙財——吧？

克利斯基 什麼？

哥司梯里奧夫 財忙，我說……（稍停）唉——真是……這叫我說些什麼好呢？（急促而低小的音調）我妻子不在這裏嗎？

克利斯基 沒瞧見過她……

哥司梯里奧夫（提防留神地走近皮琵琶房門口）爲了一個月兩盧布（註四）；你花費了多少時候呵！那個床……你自己永遠坐在那裏的——嘿，至少也值五個盧布呢。我加你半個盧布……

克利斯基 在我頸上套上一根繩結……再來加我一點。你是老了的人了，你不久就須朽爛在墳墓裏了……可是你什麼也不想，儘是半個盧布，半個盧布的。

哥司梯里奧夫 爲什麼我要用繩結來套你呢？誰能把那弄得更好一點呢？活着，要知足一點，上帝才會降福給你。至於我加你的半個盧布，是去買神燈的油的。……我的祭祀將在神像面前點着……是爲了赦免我的罪孽，而且也是爲了你……我想，你從來沒有想到你的罪孽罷，是不是……唉，安特來奧司加，你是一個多麼罪孽深重的人呵……你的妻子，因爲你的拳打腳踢，氣悶得憔悴了……沒有一個人像你，沒有一個人尊敬你……你的工作是這麼樣的噪雜，差不多沒有人能容忍你……

克利斯基（叫出來）你是來……和我搗蛋的嗎？

（沙丁吼得響起來了。）

哥司梯里奧夫（頓挫）哈……你是怎樣一回事呀，我的朋友！

伶人（從右上入口的梯子進來）我把這婦人引到門口去……將她放在椅上，再把她蓋

夜
店

得熱一點……

哥司梯里奧夫 你是一個多麼好的撒瑪利旦人呀。定得着好報應的……

伶人 什麼時候呢？

哥司梯里奧夫 在另外的一個世界裏，親愛的兄弟……那裏他們坐着，把我們的

每一句話，每一件事都記了下來。

伶人 我心地的這麼慈善，爲什麼不在這世界裏給我一點報酬呢？

哥司梯里奧夫 我怎能做那件事呢？

伶人 免去我一半的債罷……

哥司梯里奧夫 哈，哈，老是弄你的玩意，小鹿，老是開心……心地慈善是錢所能報償的嗎？心地慈善是比世界上一切的珍珠，寶貝還要來得高尚。嘿……你的債呀——也不過是債呵。……最好你對於一個老人，心地慈善而不要報

儂……

伶人 你真是一個狡猾的老土棍……（向右退進廚房去。）

（哥司梯里奧夫起立，走上左上入口邊的梯子。）

哥司梯里奧夫 （對沙丁）誰剛纔偷着跑了？刮錢的？他不歡喜我，他！他！

沙丁 誰歡喜你啦，除非是鬼！

哥司梯里奧夫 （微笑）別罵人。我待你們全都不錯……我親愛的朋友，可是我歡

喜你們，我的可憐的，不幸的弟兄，無家可歸的公民，竟這樣的倒霉而又沒

有幫助……（忽然活潑起來）告訴我……華司嘉在家嗎？

沙丁 你自己去瞧好了。

哥司梯里奧夫 （走到左上皮孛兒的房門前，敲門。）華司嘉！（伶人右邊進，站在廚房口，嘴裏

嚼着東西。）

夜

店

夜

皮琵琶兒 (在內) 誰呀?

哥司梯里奧夫 我，華司嘉……

皮琵琶兒 (在內) 你要什麼?

哥司梯里奧夫 (回顧) 開門。

沙丁 (伴作忘記) 她在裏面呢。他一開門的時候……

(令人拍他一下。)

哥司梯里奧夫 (作煩，溫和地) 怎樣，誰在裏面？什麼……

沙丁 呀？你是對我說嗎？

哥司梯里奧夫 你剛纔講些什麼？

沙丁 沒有講什麼……只不過……對我自己……

哥司梯里奧夫 請小心留意你自己，我的朋友……你太惡作劇了。(很響地敲着門)

華賽里！……

皮琵琶兒（開門）你爲什麼吵擾我？

哥司梯里奧夫（向皮琵琶兒房內注視）我……你瞧……你瞧……

皮琵琶兒 你錢帶來了沒有？

哥司梯里奧夫 我有點事兒問你。

皮琵琶兒 你錢帶來了沒有？

哥司梯里奧夫 什麼錢？……等着罷。

皮琵琶兒 錢，那個錢的七個盧布，瞧！

哥司梯里奧夫 什麼錢，華司嘉！哈，你……別開玩笑罷。

皮琵琶兒 留神點。昨天我在見證人面前將錢賣給你，算十個盧布……我拿了三個，現在我得要那七個了。拿出來。你圍着這裏瞧什麼……攪擾了每個人……

店

又將最要緊的事情忘掉了……

哥司梯里奧夫 噓！沒有這麼快，華司嘉。這錢，實在是……

沙丁 偷來的。

哥司梯里奧夫 (堅決地，尖聲)我從來不收黑貨……你怎敢……

皮琵琶兒 (推他的肩膀。)告訴我，爲什麼把我吵醒？你要什麼？

哥司梯里奧夫 我……什麼也不要……當你這麼一來……我早就打算走。

皮琵琶兒 那末，走罷，把錢帶來給我。

哥司梯里奧夫 (走着)老主顧……唉，唉！(向左上入口退。)

伶人 多麼好的一幕喜劇呀！

沙丁 很好，我很歡喜……

皮琵琶兒 他要什麼呀！

沙丁 (笑) 鄒不該下去了嗎？他是來找他的妻子的。喂，你爲什麼不結果了他呢，華司臺？

皮瑟兒 爲這一點事兒倒叫我去拚命嗎？

沙丁 拚命！你當然是一定幹得很靈巧的……後來同華賽里沙結婚……做我們的房東……

皮瑟兒 那倒不錯。你們，我的房客立刻佔居了全屋子，並且我在生意上……特別對你們寬宏大量。(坐在上面床上。) 真的，這老鬼！睡的正對勁的時候，把我吵醒了……做了一個美麗的夢。我夢見我在打漁，忽然捉着一條大鱈魚。一條鱈魚，我告訴你們……只有在夢中纔有這麼大的鱈魚……我拖了又拖，一直拖到牠的鰓也差不多破了……我正把牠完全弄到網裏來了……我想我可以得到牠了……

花
店

夜

店

沙丁 那不是什麼鱈魚，那是華賽里沙。

伶人 他把她弄在網裏有好一會了哩。

皮琵琶兒 (發怒) 同你的華賽里沙……去死罷。

克利司基 (從左上入口進) 外面真冷死人呢……

伶人 你爲什麼不把安娜帶回來呢？她會凍死的啊！

克利司基 拿塔哈牽她到廚房裏去了……

伶人 那個老混蛋會趕她出去的呢。

克利司基 (走到右下面坐下做工) 拿塔哈一會兒就會帶她進來的。

沙丁 華賽里，五個科比克。

伶人 是呀，五個科比克，華司嘉，給我們二十個罷……

皮琵琶兒 只要我不等急用……你們可以要一個整盧布呢……這裏！

(給伶人一個)

沙丁 胡說八道！世上再沒有比賊還要好的人了！

克利司基 他們賺錢賺得容易呀……他們不做工……

沙丁 許多人的錢都來得容易，可是只有很少的人去得容易……做工，假如你能使做工給我點快樂，也許我也會做工……也許，假如做工是一件樂事——這樣，人生才美麗啊……假如你必須去做工——那人生豈不就成爲奴隸了嗎。

(對伶人)來罷，沙特拿破崙，我們走罷……

伶人 來罷，尼布哈特南察，我得像四萬酒鬼般的狂飲。

(同向左上入口退。)

皮瑟兒 (打呵欠)你妻子怎樣了。

克利司基 (稍停)我想，她不會長久了。

店

皮琵琶 在我坐着瞧你的時候，我想，你的一切的省儉會弄出怎樣的事來。

克利斯基 我還要去做些什麼事呢？

皮琵琶 不要做什麼。

克利斯基 我將怎樣去吃飯呢？

皮琵琶 別人吃飯可沒有這麼許多麻煩。

克利斯基 別人？你是指那些破衣褸衫的漂泊的遊民無賴嗎？你稱他們爲人嗎？

我是一個工人……我很羞愧的怕去瞧他們。我從小孩時起就做工的，你想我永不能再爬出這臭水溝了嗎？那是十分對的，讓我做得我的手脫了皮……

等到我妻子死後……可是我總得掙出來……在這洞裏六個月……就像六年一般。

皮琵琶 你在說些什麼？……我們不比你更壞呀。

克利司基 不更壞……人生活在上帝的土地上，不要名譽和良心嗎？

皮瑟兒 （用一種認真的聲調，冷然。）名譽和良心有什麼好處呢？當雪下在地上時，你

能不能把這樣的東西放在你的腳上。名譽和良心是給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

班諾夫 （從左上入口進）哦——啞！我真凍僵了。

皮瑟兒 告訴我，班諾夫，你有一個良心嗎？

班諾夫 什麼？良心？

皮瑟兒 是的。

班諾夫 那對我有什麼用呢？我不是富翁……

皮瑟兒 那就是我所說的話了。名譽和良心是只爲富人的——還有這裏的一個克

利司基呢；那些東西已把我們拋在石炭上了；他說我們沒有良心……

班諾夫 是不是他問我們借點東西？

夜

幕

皮琵琶 他自己是很夠有的了……

班諾夫 也許他會賣點給我們罷？不，那不是在這裏賣的。假如那是個破帽匣子，我就買……可是只能記賬……

皮琵琶（含酸調地對克利斯基）你實在是個蠢貨，安特來與司嘉。你應當去聽聽沙丁

對於良心是怎樣說的……或者男爵……

克利斯基 我對他們沒有話可說……

皮琵琶 他們比你更聰明呀，甚至即是他們喝醉了酒……

班諾夫 一個聰明的人喝醉了酒，他會加倍的聰明。

皮琵琶 沙丁說：每個人都願他的朋友有點良心——可是對他自己，不要良心他也能幹……那就得了。

（拿塔哈從左上入口進，後面跟着羅嘉，手上拿着一根木棍，背上背着一個口袋，帶上繫着一個

鍋和一個茶缸。

羅嘉 日子過得好呀，誠實人！

皮琵琶兒（拔着鬚鬚）呵——哈，拿塔哈。

班諾夫（對羅嘉）我們曾經有一次是誠實過的，你也是知道的，可是自從去年春天，一年前……

拿塔哈 這裏——一位新房客……

羅嘉（對班諾夫）那對我都是一樣的。我也知道怎樣去留意賊大爺，我說，無論那一個跳蚤，對我或者對你正是一般樣的好，都是黑的，都是會跳的……那就
是真理。我自己安插在那一塊呢，我的好人？

拿塔哈（指着廚房內）到那裏去……老伯伯。

羅嘉 謝謝你，我的小姑娘，正像你所說的……一個溫暖的壁角是一個老人的安

夜

店

夜

店

樂窩。(向右邊進廚房去)

皮瑟兒 你帶來了多好的一位快樂的老頭子呀，拿破哈？

拿破哈 沒有關係，他比你有趣得多呢。(再對克利斯基)安特來，你的妻子是同我們一起在廚房裏……過一會來照護她。

克利斯基 好，我就來。

拿破哈 現在該對她好一點……我們不能同他長在一塊兒了……

克利斯基 我知道……

拿破哈 是的，你知道……可是那還不夠呢！你自己須知得十分清楚，想想「死」是什麼意義……那是很可怕的……

皮瑟兒 你瞧，我是不怕的……

拿破哈 勇氣不足……

班諾夫 (輕聲) 麵包壞了呢。

皮琵琶兒 的確，我是不怕的，我現在還歡迎「死」來呢。拿把刀來刺在我心上——
一個兇手我都不會說出來。我很歡喜地去死……死在一雙潔白無瑕……像你
這樣的手中。

拿塔哈 (走開) 別說些名不副實的話，皮琵琶兒。

班諾夫 (拖長聲) 這麵包真的壞了。

拿塔哈 (從門口走進廚房口) 別忘記了你的妻子，安特萊。

克利斯基 好。

(拿塔哈退。)

皮琵琶兒 一位伶俐的姑娘。

班諾夫 沒有什麼好。

夜
結

皮瑟兒 可是，是些什麼事情在使她這樣的反對我呢？她一個人……老是拒絕我

……這條命總得爲她犧牲的，什麼都會爲她犧牲的。

班諾夫 只有你會爲她犧牲。

皮瑟兒 我爲她犧牲……我可憐她……

班諾夫 等於豺狼可憐小綿羊。

皮瑟兒 你說謊，我實在可憐她……她的命很苦……我瞧見……

克利司基 正好，等着華賽里沙找着你在……

班諾夫 是呀，華賽里沙！沒有一個人能在她的面前玩點狡猾的，除非是個妖

怪。

皮瑟兒 (在床上伸出他自己來。在上面。) 妖怪捉你們倆去呢，預言家。

克利司基 等着……瞧罷……

羅嘉 (在內，唱)「深夜黑暗中，茫然無路找。」

克利斯基 現在，他開始狂叫起來了……(走到右入口)他也開始了呢。(退)

皮琵琶兒 我的心是沉悶下去了……那是爲什麼呢？我們活着，活着，每樣東西都變得好起來……也不過都是偶然罷了……煩悶竟像嚴霜一般地壓在我們身上。生命是拿來……

班諾夫 憂鬱，煩悶？

皮琵琶兒 是的……上帝賜的。

羅嘉 (唱)「茫然無路找。」

皮琵琶兒 哼，你這骨頭架子。

羅嘉 (右邊上)你說我嗎？

皮琵琶兒 是的，說你。不要再唱了。

夜
幕

羅嘉 (走向中央) 你不歡喜唱歌嗎？

皮琵琶兒 假如你唱得好，我歡喜的。

羅嘉 難道我唱得不好嗎？

皮琵琶兒 差不多是這樣。

羅嘉 太壞，可是我想我唱得很美麗呢。所以我常常唱。你自己想想看，我唱得並不差，可是許多人不大歡喜……

皮琵琶兒 (笑) 你說得對。

班諾夫 嘿！又叫起來了，剛纔你還在說生命是這樣的憂愁，煩悶呢。

皮琵琶兒 你在說些什麼，老烏鴉？……

羅嘉 誰消極呀？

皮琵琶兒 我……

(男爵從左上入口進)

羅嘉 竟是這樣的嗎？方才——在廚房裏坐着一個女孩子，念着一頁書哭起來了！應着了我的話了！她眼淚流出來了……我問她：什麼事惱了你呀，我愛？她說：那太可憐了……我又問，可是你可憐誰呀？……她說，瞧，在這本書裏，這些人……這就是她怎樣去消磨她的光陰來免除消極的方法，那明顯地顯出……

男爵 她是個蠢貨。

皮瑟兒 你喝了你的早茶沒有，男爵？(懇諱似的)

男爵 早茶，真的嗎……還有什麼東西呢？

皮瑟兒 哦，是的，我打算掉掉甜酒。

男爵 當然……還有什麼呢？

飛

店

格

皮琵琶兒 我可不可以請你像狗一般地將兩只手放下蹲在地上叫。

男爵 木頭，你是一個「克羅休士」(註三)嗎？難道你喝醉了酒嗎？

皮琵琶兒 對呀，叫起來。我會很歡喜的呢……你是一位上等體面人……有個時期

你並沒有把我們當作人，甚至到……現在……到現在。

男爵 好，還有什麼呢？

皮琵琶兒 還有什麼？我現在請你叫，你必須叫。你不嗎？

男爵 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毫無異議……蠢貨。在我自己知道我甚至比你還來得低的時候……我怎能給你開這樣的玩笑呢……要是我在你之上的時候，你可冒

一次險來試試叫我四只脚地在地上爬。

班諾夫 你是對的。

羅嘉 所以我也說，你是對的。

班諾夫 還有什麼可做呢。除了一些廢物之外，什麼也沒有剩下的了……我們這裏沒有公爵了……裝飾品也去了……只有個光人在這裏剩下……

羅嘉 什麼都是一樣的，記着……你做過一任男爵嗎，我的朋友？

男爵 你說的那是什麼？你是誰，鬼嗎？

羅嘉 我曾經會過伯爵，並且王子……也會過……可是現在倒是第一次會見男爵，並且是個倒霉的……

皮琵琶兒（笑）哈，哈，哈，我替你害羞，男爵。

男爵 不要做一個傻瓜，華賽里……

羅嘉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當我向我四周一看……這條命就在這裏……哈！班諾夫 這條命……爲什麼，這條命在這裏會使得每個人叫呢？從倒霉那天起，就像餓了的鴉鳥一般似的。

店

男爵 當然，我們都是過過好日子的，譬如說我……老是一醒來就在床上喝咖啡……還加上奶酪……那是真的。

羅嘉 然而你依然是個人。在我們面前你翻什麼筋斗都沒有關係。同人一樣你生出來了，同人一樣你也得死去。我愈向自己看看，我愈觀察人類，愈加對人的生長有趣……他漸漸地窮了，跌下去了，不久他的慾望又漸漸增高起來了……這很難改變的。

男爵 告訴我，老頭子……你實在是誰……你從那裏來的？

羅嘉 誰？我？

男爵 你是一個香客嗎？

羅嘉 在世界上，我們都是這裏的香客……老話說得好，而且我也聽說過，我們這世界不過是走向天堂之門的一個巡禮罷了……

男爵 那是如此的，可是請你告訴我……你有通行證沒有？

羅嘉 (支吾) 你是誰？偵探嗎？

皮瑟兒 (敏捷地) 說得好，老頭子！唔，我的先生，回家去罷！

班諾夫 他自己又得着了些什麼呢……

男爵 (含糊地) 好！好！我不過開開玩笑，老頭子。我自己也沒有證書呢。

班諾夫 你說說！

男爵 那就是說……我雖有證書……可是牠們都沒有用了。

羅嘉 上面都是筆痕……所以牠們都沒有用了……

皮瑟兒 男爵！拿一張來，因為渴望……

男爵 我就給你。喂——喂，你再瞧，老傢伙……你真是一個乖黠的狗……

羅嘉 那也許是對的，我的朋友。

夜

店

皮瑟兒 (在左上入口) 你來嗎？

(很快地，男爵跟着出去了。)

羅嘉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做過男爵？

班諾夫 誰知道？他從前是個上等人，那倒是真的。即是在現在，他從前的風采

也還看得出來。他的樣子很像……

羅嘉 教養是像出天花一般：人復原了，可是痕跡總在的。

班諾夫 除開他有時驕橫起來了……可是在其他的事上，他倒是個好人……就如

同他問你的通行證一樣……

愛約司嘉 (左上入口進。醉着酒，一個手風琴挾在肩下，打着胡哨。) 嘿，好呀，鄰居們。

班諾夫 你叫些什麼？

愛約司嘉 原諒我，請……算了罷。我是一個好說話的孩子……

班諾夫 又出了亂子了嗎？

愛約司嘉 爲什麼不？剛纔警察隊長梅迪非司金還在追着打我呢。他說：「不許你站在路上」。不，不，我仍然是一個好脾氣的青年……工頭也罵過我的……罷，爲什麼去提起那些工頭們呢……罷，每件事情都是錯的，木槽也許會做工頭呢……我是一個人，我從來沒有一個念頭想要……想要……我什麼也不要……讓他去罷……現在，給我……你能夠給我的一盧布二十個戈璧罷……我是絕——好——不——要什麼的。（拿司塔從廚房進右邊來）送我一百萬——我也不會拿。那個麥酒桶，倒可以操縱我呢。一個好人，再沒有比這人好的——那不會就完的。我不會變成那個樣子的。

（拿司塔依然站在門口，看着愛約司嘉搖首。）

羅嘉 （很自然地）哈，孩子……：你不能够分析得明白的。

夜

結

班諾夫 在這裏，你可以看見一個大傻瓜了。

愛約司嘉 (躺在地上) 現在，給我吃的，我纔起來。一個大也不用花。我是一個亡

命之徒。你們來告訴我，我是比旁的人更壞嗎？我如何地更壞？剛纔不是梅

迪菲司金說：「你不要走到路上來，不然，我就打得你頭青臉腫。」可是我

會走……我會交叉地橫躺在路口，讓他們扼我的喉管。我絕——對——不

——要什麼東西……(起立)

拿司塔 賤東西……年紀青青的裝出這種樣子來……

愛約司嘉 (看着她，跪了下來。) 我的小姐，我的姑娘，我的好人！說法國話呀……

時髦女郎……我是被斫傷了呢。

拿司塔 (高聲叫) 華賽里沙！(瞧她來)

華賽里沙 (在右入口梯旁門口，對愛約司嘉) 又到這裏來了嗎……好一會了嗎？

愛約司嘉 早安。誰，下來。

華賽里沙 你這狗東西，我沒有告訴你，叫你不要再到這裏來的嗎？（下）

愛約司嘉 華賽里沙·卡波拿——假如你歡喜的話，我可以爲你彈一齣葬禮進行曲。

華賽里沙 （推他的肩膀）滾出去！

愛約司嘉 （蹣跚地走到左上入口門口。）不，我就走。第一，請你先聽我的葬禮進行曲……我剛學會的……新譜子……等一下子罷……你一定不要這樣做。

華賽里沙 我給你看，我一定要這麼做……我叫全路上的人來趕你，你這該下地獄的叛教徒……就這樣，喊我家裏的人來……

愛約司嘉 （從左上入口跑出）無須，我已預備走了。（退）

華賽里沙 （對班諾夫）看着，別讓他再跑到這裏來，聽見了沒有？

夜
幕

班諾夫 我又不是你的看門的。

華賽里沙 不是，你真是一個死東西。你該還我多少錢了？

班諾夫 （淡然）我還沒有計算呢。……

華賽里沙 快點算出來，不然，我來計算的。

愛約司嘉 （開門，叫）華賽里沙·卡波拿，我是不怕你的……我是不怕你的啊。

（他藏在掛在欄杆上的衣服後面。羅嘉笑。）

華賽里沙 你是誰？

羅嘉 一個香客，不過一個漂泊的人。我從這一處遊行到那一處……

華賽里沙 你打算在這裏歇夜……還是吃東西？

羅嘉 讓我想想看。

（愛約司嘉溜到廚房裏去。）

華賽里沙 你的通行證？

羅嘉 就給你看。

華賽里沙 那末，給我。

羅嘉 等一會，我就拿來……我會慢慢地拿到你房裏來……

華賽里沙 一個香客——你瞧罷；說是一個漂泊江湖的……這聲調比真的還像呢

……

羅嘉 (嘆息)你並不十分優待異鄉人呀，太太。

(華賽里沙走到皮氈兒房門口。)

愛約司嘉 (輕聲，從廚房裏。)她走了嗎？……闕。

華賽里沙 (轉向他)你還在這裏嗎？

(愛約司嘉隱在廚房裏打胡哨。拿司塔羅嘉笑)

夜
店

夜

班諾夫 (對華賽里沙) 他是不在這裏……

華賽里沙 誰？

班諾夫 華司嘉。

(愛約司嘉繞着梯子溜進左上入口退。)

華賽里沙 我向你問了他的嗎？

班諾夫 瞧得出來你是到處都注意着呢。

華賽里沙 我是注意着每件東西，你懂得罷。爲什麼你不打掃房間呀？我已告訴

過你許多次了，你必須把房間弄得乾淨一點。

班諾夫 今天那個唱戲的的班期……

華賽里沙 無論是誰的班期，對我是沒有分別的。假如衛生局的人來察看罰我

那我得把你趕出去……

班諾夫（鎮定地）在那個情形之下，你將怎樣活下去呢？

華賽里沙 瞧，一點兒灰塵都不要使牠剩下來。（走到廚房門口，對拿司塔）你像根柱

子似地挺站在那裏幹什麼？你發什麼呆？掃地罷！你沒有聽見……拿塔耶，她在這裏嗎？

拿司塔 我不知道……我沒有瞧見過她。

華賽里沙 班諾夫，我妹妹在這裏嗎？

班諾夫 當然。老頭子還是她領來的。

華賽里沙 他呢，他在房裏嗎？

班諾夫 華賽里……當然啦……她在同克利司基講話呢……拿塔耶……

華賽里沙 我並沒有問你她在同誰講話……什麼地方都是灰，一尺來厚呢。唉，你們這些豬。瞧着你弄乾淨罷……你聽見了我的話沒有？

花
店

(很快地向右上下入口退。)

班諾夫 這個女人是多麼粗暴的脾氣呀。

羅嘉 一個野獸般的妻子。

拿司塔 她一生都是野獸般地來待每個人。要是碰着這樣的一個丈夫來管束她！

看她怎樣忍受？

班諾夫 她並不覺得她待別人是這麼利害，所以她很潑辣……

羅嘉 她老是……這麼潑辣嗎？

班諾夫 老是這樣地……她去看她愛人的時候，你瞧，那倒可使她平靜一下。

羅嘉 噁，所以這就是煩惱了……唉，是的，在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人都要去操

縱四周的……並且都想試試去管轄其他的人，可是他們並不顧那會弄出怎樣

的不正當的事來呢。

班諾夫 實在地，他們是想試試弄得有秩序一點，可是智慧太不夠了……那就是說，我們最後還是必須打掃房間……拿司塔……你竟不掃地嗎？

拿司塔 當然啦！我是你的丫頭嗎？（她仍然停了一會）我今天喝醉了……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個醉。

（將手摸摸面頰）

班諾夫 好事情。

羅嘉 你爲什麼要去喝醉了酒呢，我的姑娘？不大一會兒之前你還在叫呢，而現在你却承認喝醉了……

拿司塔 （驕傲地）假如我能再喝醉，我會再叫起來……那就是這樣的……

班諾夫 可是那太過分了。

羅嘉 爲什麼原故呢，告訴我？每件事都有一個理由的，甚至臉上的一粒極小的

夜

幕

志。

(拿司塔靜默着，搖頭。)

羅嘉 嗶，嗶，這樣的一個人……那就是處世之道，那對他們會變成怎樣的呢？

我自己來掃罷。你們把掃帚放在什麼地方去了呢？

班諾夫 在後門的巷子裏。(嘉向左上入口退)告訴我，拿塔司嘉。

拿司塔 (坐在右上火爐前)嗶。

班諾夫 什麼事情使華賽里沙反對愛約司嘉這麼利害呀？

拿司塔 他告訴每個人說：華司嘉再不喜歡她了……厭倦了她；打算去丟棄她，

因為拿塔哈迷着他……我打算搬開去，另外找別的地方……

班諾夫 爲什麼這樣呢？

拿司塔 我對這已經是厭了。我是這般的……無用了。

班諾夫（思慮地）什麼地方你才不是無用呢？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多餘無用的

……

（拿司塔搖頭，站起來，很靜地走向上右入口的梯子。）

（米菲特夫從左上入口進，後面羅嘉拿着掃帚跟着。）

米菲特夫（對羅嘉）我不記得我是否看見過你的。

羅嘉 至於其他的人，你是看見過他們的。你知道他們每個人嗎？

米菲特夫 在我所管的地方，我一定每個人都認識——可是我並不認識你……

羅嘉 你說得對；你所管的地方是否包括了全世界呢；可是，這裏不過是地球上

所遺下來的一小角而已。（右邊退）

米菲特夫（向左走到班諾夫處）那是不錯。我所管轄的地方是不大……可是工作倒比

許多大人物來得結實。卽像我剛纔下班捉着那個年青補鞋匠愛約司嘉到警察

夜

店

局裏去。這些流氓在他背後就散開在路當中，假如你相信了他，讓他在拉着手風琴，哼一哼：「我什麼也不要，我什麼也不願，」貨車從兩旁一來，什麼地方都會出亂子的……那他可就很容易地跑走了，或者還會有點事情發生呢……真吵破頭腦……當然我把他關起來……他是太未受教養了。

班諾夫 今晚上來罷……我們下幾盤棋玩玩。

米菲特夫 我進來……噲，是的……可是華司嘉怎樣了？

班諾夫 也很好……照樣老事情……

米菲特夫 還活着嗎？

班諾夫 爲什麼不呢，他的生命是值得活着的。

米菲特夫 (狐疑) 這樣……他有？(羅嘉從廚房右邊進，向左上入口退。手上提著水桶) 唉——

是的……有個謠言是說到……華司嘉的……你沒有聽見嗎？

班諾夫 我聽見了許多事情。

米菲特夫 有點事情是關於華賽里沙的，他……你沒有注意到嗎？

班諾夫 注意什麼？

米菲特夫 什麼……很平常的……你知道得很清楚，不過你不歡喜說出來就是了……那是很明顯的……（強烈地）別說謊，我的朋友！

班諾夫 我爲什麼要說謊呢？

米菲特夫 我想過……唉，這些賤東西們……他們說，不久華司嘉同華賽里沙……這樣的說……唉，爲什麼我要注意着呢？我又不是她的父親，只不過是……她的叔父……假如他們不來譏笑我，那是不會中傷我的。（克發茜耶從左入口進）
一個壞命運……唉，你來了……

克發茜耶 我的親愛的隊長，我正想着你呢。班諾夫，他要求我再到市場去……

幕

班諾夫 爲什麼不去呢……你爲什麼把他推開去呢？他有錢，並且是一個可愛的，出乎衷腸的愛人，甚至還……

米菲特夫 我……我拿得準。

克發茜耶 呵，你這只灰色老馬。不是的，別太逼緊了。那種蠢事在我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並且我已嘗過了。結婚對於一個女人，是如同在冬天跳到江裏去一般，她已幹過了一次，所以她在她一生之中都是記着的。

米菲特夫 慢來着……丈夫不是都一般樣的啊……

克發茜耶 可是我總仍然是一般樣的。在我的親愛的丈夫——在閻王叫他去的時候——在他變成了死屍，靈魂受罪的時候，我快樂得竟一整天都沒有離開屋子；我老是一個人坐在那裏，實在難得相信我的快樂。

米菲特夫 爲什麼你讓你的丈夫來打你呢？你是否跑到過警察那裏去……

克發茜耶 警察！我向上帝訴苦已有八年了……甚至上帝也不幹了什麼。

米菲特夫 可是，現在打妻子是犯法的呢……現在的法律和命令是強迫執行的……

……現在沒有一個人敢打任何人的，除非是出於法律和命令的……；打妻子的事
只有在無法律的地方纔會發生的……

羅嘉 (領安娜從左上入口進) 現在，瞧着……現在我們爬下去吧。……唉，你這可憐

的孩子……：像你這個樣子，你怎能一個人繞着這樣走呀？你的床在什麼地方？

安娜 (爬向左下面) 謝謝你，老伯伯。

克發茜耶 那裏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瞧瞧他罷。

羅嘉 這樣可憐的軟弱的人……靠着牆——不停的呻吟着，獨自一人的在門口爬
……爲什麼你們讓她一個人出去呢？

夜
店

克發苗耶 我們沒有留意到那件事——恕我，老人家。她這女人也許是在等着去散步呢……

羅嘉 那你開玩笑了……你怎能夠這樣棄絕別人呀？無論他要變到怎樣——他總仍然是一個人呀。

米菲特夫 這倒是應該研究一下的。是否她立刻就死去了呢？我們得聯合在一起，替她每樣事情都注意一點。

羅嘉 對呀，隊長先生……

米菲特夫 嘿……是的……你可以這樣說……雖然我不是一個隊長，然而……

羅嘉 那是可能的嗎？可是我們可以從你的外表上看來，可以斷定你是一個真正的英雄。

（從上面發出一陣頓腳的聲音，及窒息地叫喊）

米菲特夫 不盡然罷——好像打架呢。

班諾夫 那個聲音像是人……

克發昔耶 我去瞧瞧。

米菲特夫 我也要人去……哈，施行職權了！爲什麼一般人在他們吵打的時候去把他們拖開去？終久，他們打得彼此疲倦了……他們就和好而不打了……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打得滿肚皮是傷……那他們就不時常吵打了……他們是不立意去……

班諾夫（離開椅子）在有錢有勢的人的面前，你必定放棄你的計劃……

克司梯里奧夫（衝開左上入口的門，叫着。）阿伯拉姆……來……快點……華賽里沙在

殺拿塔哈呢……來……來！

（克發昔耶，米菲特夫，班諾夫跑進左上入口去。羅喜看着他們搖搖頭。）

夜
廣

安娜 哦，上帝呀……這可憐的拿塔司嘉！

羅嘉 誰在那裏吵打呀？

安娜 我的女房東……兩姊妹……

羅嘉 （靠近安娜）真是兩個傳家寶。

安娜 都吃得很好……都很強壯……

羅嘉 你呢……你叫什麼名字？

安娜 我的名字叫安娜……我一聽見你……你十分太像我的父親了，正像我自己的親愛的父親……你，也是，這樣的仁慈，和易受感動……

羅嘉 因為他們對於世界攻擊得太利害了。那就是我所以易受感動的原因了。

《對自己呵呵笑笑》

（幕下）

註一 罕姆來脫 Hamlet 爲沙士比亞傑作之一。

註二 此句引用於罕姆來脫。奧菲拉 Ophelia 乃罕姆來脫中 Polonius 之女，美於貌。

註三 Copic 俄國幣制之名稱（最小單位）。

註四 Ruble 俄國幣制之稱。金本位。

註五 Croesus 是古代的一個極富的君王。

花
店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夜晚。沙丁，男爵，克雷夫伊，左巴和韃靼人坐火爐前床上門牌。克利司基同

俗人看着他們鬥牌。班諾夫同米菲特夫坐在長凳上玩 *Puri Dame*。羅嘉坐在安瑟床邊的床上。

房內點着兩盞燈：一個在左邊掛在牆上照着鬥牌的人，另一個照着班諾夫的長凳。

韃靼人 我再鬥這一牌……我就去休息了……

班諾夫 克雷夫伊，左巴！唱歌罷。（他唱起來了）呵，熊炎的太陽在輪轉。」

克雷夫伊·左巴（接着唱）「却無半點光明照我此身。」

韃靼人（對沙丁）把牌抄一抄，可是別做假。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善於弄假的。

班諾夫同克雷夫伊·左巴（同唱）「日以繼夜，衛者緊守我身。我呀牢獄之門長此

鋼禁。」

夜
店

安娜 病痛，挨打……我都忍受……這是我的命運裏注定了的呀……我一生之中都是如此的。

羅嘉 唉，你這可憐的孩子，別傷心罷。

米菲特夫 胆子真不小！小心點！

班諾夫 哈，哈！如此，又如此……（把牌一張一張的放下來）

鞭鞭人（用拳釘沙丁）你爲什麼藏了一張牌！我瞧着你的……你。

克雷夫伊·左巴 讓他去罷，海生。他們聯起伙來騙我們，一個詭計又一個詭計的……再唱下去，班諾夫。

安娜 我不能記得我是否吃過一頓飽飯……我吃着一塊麵包……就發抖，駭怕。

我不斷地發抖，駭怕……恐怕我吃過了我應得的份兒……在我一生之中我老是穿着破衣……我一生都是壞運命……倒底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呢？

羅嘉 唉，你這可憐的孩子！你是疲倦了呀？那不久就會好的！

伶人（對克雷夫伊·左巴）門出「Jack」……「Jack」他媽的。

男爵 我們有King啦！

克利斯基 這幾牌怎樣也是贏的。

沙丁 所以……他們情願啞。

米菲特夫 一張Queen呵！

班諾夫 這裏……還有呢！

安娜 我要死了……

克利斯基（對羅嘉）那裏——拿出來瞧！把牌放下來，王子，不要鬥了罷。

伶人 你沒有想到他知道去做什麼嗎？

男爵 放小心點，安特列吉司加，再說我把你攆出屋子去。

夜
店

韜隲人 我再說一次。發牌的人得先把牌弄好，再去發……我也一樣……

（克利司基搖搖頭走到班諾夫後面去）

安娜 我老是對自己一個人想：我的救主……我是不是還要……在那個世界裏……

……受這樣的痛苦呢？

羅嘉 不！永不會！……你一點也不會受罪。十分靜靜地躺着……一點也不用怕。你在那裏可以看見和平！稍為放安靜一會兒……我們得受苦，我愛……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世界裏都得忍受着他的生命。

（他站起來，很快地跑進廚房去。）

班諾夫 「傾你全部的力量來偵防罷。」

克雷夫伊·左巴 「可是，我思想總能活潑自由。」

衆人 「我不能毀彼鐵鎖銖練……」

更不能飛出森嚴牢窟。」

韃靼人 不要唱！他扔了一張牌到他的袖子裏去了。

男爵 (疑惑地) 沒有的事，那末，在什麼地方呀？

伶人 (辯論) 你弄錯了罷，王子！那是不能這麼猜想的……

韃靼人 我瞧見的！騙子！我不再鬥了！

沙丁 (把牌混在一起) 那末你滾你的罷，海生……你知道我們是騙子——那你又爲

什麼來同我們鬥牌呢？

男爵 他本來只輸四十個科比克，你想這麼一吵，他可得輸三百個了呢。所以這

就是王子啦！

韃靼人 (狂怒地) 每個人都應該玩得漂亮一點！

沙丁 可是請告訴我什麼原故？

店

夜

店

韞韃人 「什麼原故」是什麼意思呀？

沙丁 就是……什麼原故呀？

韞韃人 姆，你不知道嗎？

沙丁 我不知道，你呢？

（韞韃人氣憤地噴着煙，衆人笑他。）

克雷夫伊·左巴（歡呼）你倒是一個喜劇式的貓鷹呀，海生，再想一想，假如他們誠誠實實地生活着，他們三天之內就得餓死了。

韞韃人 那與我什麼相關？人總得誠誠實實地生活着。

克雷夫伊·左巴 又是老調，我真甯可去喝杯茶去……別迂闊，班諾夫。

班諾夫 「唉，千斤鐵鍊，不時逡巡，」……

克雷夫伊·左巴 去罷，海生。（唱着退）「我呀——永不能脫彼鐵刑。」

〔薩爾人用拳打了男爵一下，隨着他向同伴向右退。〕

沙丁 〔對男爵笑〕哈哈，你大人閣下，你曾經很得意地將我們踏在泥裏。你呀，一位受了教育的人，可儉不着牌了……

男爵 〔伸出手來〕鬼知道怎樣去儉牌。

伶人 沒有什麼稀奇，也不用自誇……不玩那一套，你可永不會有什麼好處……

米菲特夫 我有一張King，可是你有兩個，無，真是！

班諾夫 一張就夠了，假如好好地鬥……你鬥罷。

克利斯基 這場牌可白費了勁，阿伯拉姆，伊凡尼斯基。

米菲特夫 不管你事——懂得罷？不許作聲……

沙丁 贏了五十三個科比克……

伶人 這三個科比克給我……可別管我拿這三個科比克去作什麼？

夜
店

夜

羅嘉 (從右邊廚房邊) 你將韃靼人的錢都收割盡了。你還要去弄幾個嗎？

男爵 同我來！

沙丁 我正想着你放棄了那十二對之後……

羅嘉 當然我是看起來不見得比醒酒時更好……

伶人 來罷，老夥計……我將告訴你一對很好的對偶……

羅嘉 對偶？那是什麼？

伶人 律詩……你不懂嗎……

羅嘉 律詩，念給我聽……詩？我要那幹什麼？

伶人 哈，那些詩是令人喜的……可是有時也令人悲……

沙丁 你來嗎，唱對偶的人？(同男爵向左上入口退)

伶人 我和你去撈本去罷。(對羅嘉老頭子，譬如說，這不過是一首詩的起頭呢……)

可是我統統忘記完了……（擦擦前額）

班諾夫 我的O'Heen不見了……跑了。

米菲特夫 我門錯了，真碰見鬼呀。

伶人 在從前，當我的生機還沒有給酒精毒毀的時候，我倒有一個很伶敏的記憶力……真的，老丈！現在……可是什麼都完了……一次又一次地，我誦唱這首歌都得到極大的成功……得到像雷般的噪聲……你可知道噪聲是什麼意思罷，老哥？那真是酒中之醇呀……當我像這樣的姿式（出一種姿式來）走出來……開始……（靜默）沒有一句話……我可以拿來說的。而且這首詩是我心中最得意的……那不是令人可怕嗎，老丈？（以拳擊空中）

羅嘉 唉，要是這最心愛的東西真忘記了的話……那倒實在是太壞了。在一個人所愛的東西裏面，他就能找到他的靈魂……

伶人 我曾經毀滅過我的靈魂，老丈……我是一個悲觀的人……可是爲什麼悲觀呢？因爲我相信我自己是不長久的了……我是完全……

羅嘉 爲什麼要這樣呢？醫治一下罷！我聽說，有酒病的人現在是可以醫的。

一個錢都不用花，我的兄弟……現在有一個醫藥局……在那裏你無須花錢也可以醫好病。現在，他們已經創辦好了；你想，一個有酒病的人也是一個人呀。假如別人肯跑去把他自己醫好，他們倒是很歡迎的。快點罷，到那裏去……

伶人（思索地）到那裏去？在什麼地方呢？

羅嘉 在某某城裏……那叫做什麼名字呢？一個奇怪的名字……不是，現在我還不能正確地告訴你……可是聽我的話：你必須開始去準備，節下飲食，振作你全部的精神，吃苦，耐勞……那末你就可以醫好了。新生命的開始……不

是輝煌燦爛的嗎？老弟：一個新生命呀……現在，立志……一，二，三！

伶人（笑）一個新生命……從開始……就是美麗的……那是真的嗎？一個新生命？——（大笑）哈哈……真的嗎！我幹！我幹？

羅嘉 爲這麼不能幹呢！每件事情都能幹成功的……只要他肯幹……

伶人（突然，如從中醒覺過來）你真是一個奇人！這樣長！再來看看你。（輕聲）時候到了，老頭子。（向左上入口退）

安娜 老伯伯。

羅嘉 什麼事呀，小夫人？

安娜 對我講一點罷……

羅嘉（走到安娜那裏去）讓我們快快樂樂地來長談一下罷。

（克利菊基向四周一望，靜靜地走到他的妻子的床前，看着她，演手勢，似乎要說話似的。）

夜

街

羅嘉 好呀，兄弟？

克利司基（輕聲，似乎有點怕的光景） 沒有什麼。

（慢慢地走到左上入口門口，停了一會，又走出去。）

羅嘉（眼光釘視着他） 你的丈夫似乎很愛你呢。

安娜 我不能再去多想着他了。

羅嘉 他打過你嗎？

安娜 常常地……他使得我……到這個樣子的。

班諾夫 我的妻子……有一次有一個愛人。他很榮耀地同皇帝，皇后一堆玩耍，

這流氓……

米菲特夫 喲。

安娜 老伯伯……同我談談，我的親愛的……我是孤寂得很……

夜
店

羅嘉 沒有什麼。那只能在死前才感覺得到的，我的鴿子。那就是說沒有什麼，

親愛的。信仰主罷！你想，你一死，就會到那安靜地方去了。什麼也不要再怕，什麼也不要再怕。那裏是很安靜，和平的……並且你會安靜地躺在那裏。死克服了一切……他是這樣的慈愛地對待我們……只有在死裏才能找到安息，他們都是這樣說的……而且這也就是真理，我愛！在這裏，到什麼地方去找安息呢？

（皮匠兒從左上入口進，微醉，髮蓬，憂鬱地。他坐在廚房門邊的榻櫃上，靜靜地不動）

安娜 那裏是不是也會這樣的痛苦呢？

羅嘉 那裏什麼也沒有！信我的話，什麼也沒有！只有安息——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們會領導你到天主的面前說：看呀，哦，天主——你的僕人安娜來了

……

米菲特夫（猛力地）你怎麼能知道那裏是說些什麼話！你聽見過的嗎？……

（皮靴兒被米菲特夫的聲音驚醒，翹起頭來聽）

羅嘉 我說的話是可信任的，委員先生……

米菲特夫（溫和地）姆——是的。姆，那就是說……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我並不

是委員……

班諾夫 兩隻鳥和一塊石頭……

米菲特夫 呵，你呀，鬼譴着你呢……

羅嘉 並且天主會帶着一種仁慈慈祥的面容向着你說：「我知道這個安娜！現

在，引她進天國去，她可以在那裏找到和平……我知道她的生命是倦煩了……

……她的人是疲勞了……讓她安息去罷，我們的安娜。」

安娜 老伯伯……你，我的親愛的……假如那只是如此……假如我在那裏……找

到了和平……而且不再感覺得什麼……

羅嘉 你不會受什麼痛苦……不會受什麼痛苦！只要信仰我主！快樂地死去，不要牽掛……我對你說，死降臨到我們，好像一個母親安慰她的小孩似的……

安娜 可是……也許……我能再好起來呢？

羅嘉 爲了什麼呢？爲了新的痛苦嗎？

安娜 是否那裏沒有痛苦呢……只要我能安靜一會兒……生活一會兒……那怕是很短的一會兒……我終得再支持一下，去忍受到底的……

羅嘉 那裏是沒有一點煩惱的……一點什麼也沒有的。

皮琵琶兒 (起立)真的——那也許是的，可是也許不是的！

安娜 呵，上帝呀……

羅嘉 呵，我親愛的孩子……

夜
店

米菲特夫 誰在這裏叫呀？

皮瑟兒 (走向他) 我，什麼事？

米菲特夫 在這裏的人都得放沉靜一點……你沒有理由去叫喊。

皮瑟兒 呵……木頭！你是她的叔父罷……哈，哈！

羅嘉 (輕聲對皮瑟兒) 聽着，孩子——別這麼大聲。一個婦人是死在這裏了……她的嘴唇已不能顫動了……不要驚擾她罷……

皮瑟兒 就照你所說的辦，老伯伯，我準聽你的話。你是一個奇人，香客……你很高興地講故事給他們聽……你是裝了滿肚皮的美麗的故事。藏起來罷，老哥藏起來罷……在這世界上只有這麼一點快樂呢。

班諾夫 她是在裝死嗎？

羅嘉 我猜她不是騙人。

班諾夫 那末，我們到底把咳嗽趕走了……她的無終止的咳嗽真是一個大障礙……

……我拿兩個……

米菲特夫 呵……鬼譴你呢。

皮瑟兒 阿伯拉姆……

米菲特夫 對你……我可不是阿伯拉姆……

皮瑟兒 阿伯羅司加，告訴我——拿塔哈是不是仍然病着？

米菲特夫 那管得着你的事嗎？

皮瑟兒 不，不過是說！華賽里沙是不是真的打得她很利害的？

米菲特夫 可是無論怎樣，那依然不關你的事呀……那是一件家庭私事……用得

着你嗎，你是誰？

皮瑟兒 我也許就是我——可是當她中了我的意的時候，我曾把你的拿塔哈帶

夜

店

走。那你就不能再看見她了。

米菲特夫（中間插進來）你說的什麼？你在談論誰呀？我的姪女會……嘿，你這

賊！

皮瑟兒 賊——可是你還未捉着呢……

米菲特夫 瞧着罷，馬上我就會捉着你……在很短的一會兒之內，我就捉着你了

……

皮瑟兒 什麼時候才合你的意呀……恐怕你全部的巢穴都會被搗毀了呢。到了那

個挺尸官面前，你想我不會作聲嗎？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他們會問，誰

唆使你去偷東西，誰給機會給你的？密司芝加，克利司梯利奧夫和他的妻

子。那末，誰收這些黑貨呢？密司芝加，克利司梯利奧夫和他的妻子。

米菲特夫 你說謊。沒有人肯相信那些的。

皮瑟兒 他們馬上就會相信起來——因為那是真的。並且我也能把他弄得昏頭昏腦的，至於其餘的事呢，我們馬上就可以看見——你是賊的同黨了。

米菲特夫 (不安寧)閉口！閉口！我對你幹了些什麼對不起的事呢……你這隻瘋狗

……

皮瑟兒 你對我又幹了些什麼對得起的事呢？

羅嘉 真不錯……

米菲特夫 (對羅嘉)你在咕哩些什麼？這關你的什麼事？這是家庭私事……

班諾夫 (對羅嘉)我們可以別管那些罷……我們無論如何也不給人套上繩結的……

羅嘉 (溫和地)我沒有做什麼壞事。我只不過在想假如一個人並未做別的好事——

那末他準定是做了壞事。

米菲特夫 (他並不了解羅嘉)瞧，你。我們在這裏的都是相知的朋友……可是你——

夜
店

你是誰？

（十分怨怒地，很快地向左上入口退。）

羅嘉 他真是瘋了，克發里爾先生……哦呵！真特別，兄弟們，我們在這裏做什麼，多少有點麻煩罷。

皮琵琶兒 現在，他到華賽里沙那裏去了。

班諾夫 別把你自已變成一個傻子罷，華賽里。別去做最勇敢的人。當你走進樹林去找東西的時候……如果東西並未找着……一會兒的功夫……倒在狹路上碰着了他們……孩子，那時候，勇氣倒是很好的了。

皮琵琶兒 我可以瞧……我們這些耶魯斯拉夫人真是太狡猾了……我們不能垂着手讓別人來捉去……你是要想打架嗎……好，那末我們就來罷……

羅嘉 的確，孩子，最好是走開去罷……

皮琵琶兒 那末，到什麼地方去呢？告訴我……

羅嘉 到……西伯利亞去。

皮琵琶兒 哈！哈！沒有的事！我甯可讓他們用政府的費用把我送到那裏去……

羅嘉 不，真的，聽我的話！到那裏去，你能夠在西伯利亞去自己設法……他們需要這樣的青年人呢……

皮琵琶兒 我的路早就顯示出來了！我的父親在牢獄裏過了他的一生，而且這運命就是我所獲得的遺產……在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小孩時，他們都稱我為賊和賊的兒子。

羅嘉 西伯利亞多美麗的地方呀。簡直是黃金般的陸地。一個有力氣和頭腦清楚的人在那裏發展起來……真像一個黃瓜在熱的地層裏一般樣。

皮琵琶兒 告訴我，香客，為什麼你這樣不停地捏造謊話呀？

飛
店

羅嘉 什麼？

皮琵琶兒 你耳朵聾嗎？我問你爲什麼說謊？……

羅嘉 我什麼時候說謊呀？

皮琵琶兒 剛才不久……按你所設想的，那裏是多麼美麗，可是這裏也很美麗呀……

……如果並不是真的，那你豈不是就在說謊了嗎？

羅嘉 相信我的話！不然，你跑到那裏去，那就會使你自己相信的……你還會感

謝我呢……爲什麼在這裏閒遊着呢？而且從什麼地方你可以誠懇地求着真理

呢？再想一想看！真理就定能使你在這世界得着一個歸宿呀。

皮琵琶兒 什麼都是一樣的……甚至一個吊頸的繩套。

羅嘉 你倒是一個奇人。那你爲什麼把你的頭放進去呢？

班諾夫 你們兩個人在爭些什麼？我真不能領會了……你是需要那一種真理呢，

華司嘉？又有些什麼好處能臨到你呢？你知道真理是在你自己……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

皮琵琶 閉着嘴。不要吵。第一他得講給我……聽，香客……上帝是真有嗎？

（羅嘉笑，但仍然沉默着。）

班諾夫 人類好像給暴風吹掃去的小碎片一樣……毀壞了的房屋還在，可是這些碎片已吹走了。

羅嘉 （溫和地）假如你信仰上帝，就有上帝存在？不信仰就不存在……你信仰什麼……是存在……

（皮琵琶沉默而驚奇地注視着老羅嘉。）

班諾夫 現在我得喝杯茶了……同我一路到酒店裏去罷。

羅嘉 （對皮琵琶）你在凝視着什麼？

夜

店

變

皮瑟兒 那末，那就是說……正是這樣……待一會。

班諾夫 噲，那末，我一個人去了。

(向左上入口走去。華賽里沙攙進來)

華賽里沙 (對班諾夫) 拿司塔耶在家嗎？

班諾夫 不……(向左上入口退。)

皮瑟兒 噲……她在那裏。

華賽里沙 (走到安娜床前) 她還活着嗎？

羅嘉 不要去吵擾她。

華賽里沙 那末，你們呢，你們爲什麼圍着她談閒話呢？

羅嘉 我不能走出去，假如我一走……

華賽里沙 (走近皮瑟兒的房門口) 華賽里！我找你有事呢……

(羅嘉走到左上入口門前，把門打開，又很響地關着，於是小心翼翼地爬上火爐，隱藏起來。華賽里沙已進皮琵琶兒房內。)

華賽里沙 (在內) 華司嘉，這裏來。

皮琵琶兒 我不來……我不……

華賽里沙 (又進來) 怎麼一回事？你怎麼這麼瘋癲？

皮琵琶兒 真麻煩……我爲了這裏的整個的錯誤難過着呢……

華賽里沙 還有我，你也是爲着我……難過嗎？

皮琵琶兒 也是爲你……(華賽里沙將披在她肩上的披肩更加拉緊，將兩臂壓着胸前。她走到安娜床

前，在帳幔後很諷地看了一下，再對皮琵琶兒。) 唔，這樣……說……

華賽里沙 叫我說什麼呢？沒有一個人能被強迫着去戀愛的……並且我也在使我自己有不同的態度！一個去求愛……一個去感謝你的仁厚……

夜
店

皮琵琶 我的仁厚？

華賽里沙 是的，你說你爲着我難過……難道那不是真的嗎？（皮琵琶沉靜地看着

她。她靠近他。）你爲什麼凝視着呀？你不知道我嗎？

皮琵琶兒 （深深地呼了一口氣。）你真美麗，華司嘉。（華賽里沙把手繞着他的頸項，他用肩膀

動着擺開去）可是我的心依然不能永久屬於你……我能同你活潑潑地生活下去

……可是我永不能真誠得像你一般樣……

華賽里沙 （溫柔地）這樣……哦……現在……唔……

皮琵琶兒 現在我們再沒有什麼可談了……再沒有什麼了……走罷……讓我一個人

……

華賽里沙 是不是你已在別的地方尋着了快樂呢？

皮琵琶兒 那對你可沒事……假如那是這樣——我決對不會請你做媒人的。

華賽里沙 (故意地) 誰知道呢……也許我能夠幫點忙罷。

皮瑟兒 (懷疑) 替誰？

華賽里沙 你知道我是說誰……不要否認……我是從責任心上才老實講出來的……

……(溫和地) 我只不過說……你深深地誤解我了……無須侮辱，你已如同用棍棒一般地打了我一下……你常常說你愛我，並且……一切都是意料之外……

皮瑟兒 一切都是意料之外……不完全是的罷。我是這般想着，好久了……你是沒有靈魂的……一個女人她應得有一個靈魂。我們男人是野獸……我們不曉得別的什麼……所以男人第一得先被教得仁厚一點……可是你，你教授了我些什麼仁厚呢？……

華賽里沙 什麼事情是要發現了呢……我知道我們不能控制我們心中的衝動……假如你再不愛我了——好罷……那對我都是一般樣的。

夜
店

皮琵琶 那末，好罷。這就確定了。我們快快樂樂地，友誼地離開……不要講

謗！

華賽里沙 待一會，別這麼快。當我們居在一起的這些時間之中……我老是想

着你幫助我出這污水溝……希望你從我丈夫，從我叔父……從我整個的生

命中使我得着自由……也許我是不愛你，華司嘉，總之……也許我只愛你一

個人……這是我的希望，我的一個夢……你知道罷？我希望着你把我帶走……

皮琵琶 你不是指甲，我也不是剪刀……我想過你用了你的聰敏，你能結果他……

因為你是又聰敏又有急智的……（坐在右邊桌旁。）

華賽里沙 （傾斜着向他）華司嘉，我們得彼此幫助……

皮琵琶 那末怎樣呢？

華賽里沙 （很低的聲音表示地）我的妹妹……你是妄想着她，我知道那……

皮琵琶兒 所以你把她很野蠻地打成那個樣子。我對你講一句，華司嘉！再不許摸觸她一下。

華賽里沙 侍一會。不要這麼熱。那只能平靜地幹，在友誼上……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覺得時機到了，你就可以去娶她。我得去弄錢，三百個盧布。假如我能多弄幾個，我就多給你幾個……

皮琵琶兒 （坐在椅上前後搖擺）別講下去了……你說的那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呢？

華賽里沙 從我的丈夫手中使我自由。把我頸頸上套的那根繩給拿走……

夫琵琶兒 （輕聲）呵哈，我知——道了！你倒想出來得不錯……丈夫在他的墳墓裏，愛人在西伯利亞，並且你自己……

華賽里沙 華司嘉，爲什麼提起西伯利亞呀？那不是你自己……是你的同伴呀。然而，要是你自己親自去幹那玩意——誰又知道呢？想想看……拿塔哈……

夜

店

你得有錢……才能行走……到各處去……你使我得着了自由……而且這也是爲了我的妹妹；那到是一件好事情，使她從我這裏走開去。我不能控着她沒有脾氣……我恨她對你的那一套……我不能控制我自己……我這樣地打她，就是我自己爲了憐憫而發出的叫喊……可是——我責罵她也正是同樣的理由。而且我還得這樣地幹下去呢。

皮瑟兒 畜生！不要對你自己的殘忍唱着讚美歌罷。

華賽里沙 我不是讚美我自己。我不過說出實話而已。記着，華司嘉，你是已被我的丈夫拘禁過兩次了……當你不能滿足他的慾望時……他就把我當做害蟲似的刺着……我已經吃了他四年的飯了，又有什麼法子呢。這樣的一個人做丈夫！並且拿破塔哈也很怕他。他虐待她，而且叫她做叫花子。他是一種毒藥，一種毒死我們全體生命的毒藥……

皮瑟兒 你把那整個地計劃得多聰敏呀……

華賽里沙 我所說的話並不是預先計劃了的……就是你當然也是很清楚明白的……

……只有傻子才不能領會……

(克司梯里奧夫謹慎提防地從左上入口進輕輕地向前走來)

皮瑟兒 (對華賽里沙)不……走開去！

華賽里沙 再想想看。(瞧見她的丈夫)這算什麼？又來繞纏着我嗎？

(皮瑟兒，跳起來兇暴地看著克司梯里奧夫。)

克司梯里奧夫 的確……是我……是我……只有你們兩個人靜靜的在這裏嗎？呵

……呵……談些鬼話嗎？(突然頓腳，大聲疾呼，對華賽里沙。)華司嘉，你這賊婆娘

……你這叫花子，你這詭詐臭屍。(然而被自己的無回聲的沉默所驚嚇着了。)降慈悲

與我呀，主呀……你又使我走進罪惡裏去了，華賽里沙……我到每個地方去

店

尋找你呢……（尖聲）上床睡覺的時候到了。你忘記了加神燈的油嗎。……

呵，你這叫花子，你這豬！

（揮着他的手在地面前搖盪。華登里沙慢慢地走到左上入口門口，回轉來看看皮瑟兒）

皮瑟兒（對克司梯里奧夫）你！滾你自己的去罷。滾出去……

克司梯里奧夫（叫起來）我是這裏的主人，你自己滾出去，懂得嗎？賊東西！

皮瑟兒（強硬地）滾你自己的罷，密司棋加……

克司梯里奧夫 小心點！不然也許我要……

（皮瑟兒捉着他的領子，搖晃着。一陣翻身及呵欠聲從火爐上發出來。皮瑟兒鬆了克司梯里奧

夫。克司梯里奧夫大聲唸呼噓地走出右上入口。）

皮瑟兒（跳上火爐床前）誰在那裏呀？誰在火爐上呀？

羅嘉（把頭探出來）什麼？

皮琵琶 是你呀！

羅嘉 (泰然)是我……是我自己……那還有誰呢？……呵，我的上帝！

皮琵琶 (走近左上入口的門，找鑰匙，可是我不着。)見鬼……爬下來，香客。

羅嘉 好罷……我就爬下來……

皮琵琶 (粗聲地)你爲什麼爬上火爐去呀？

羅嘉 叫我到那裏去呢？

皮琵琶 爲什麼不走到門外巷子裏去呢？

羅嘉 太冷了，小兄弟……我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了……

皮琵琶 你聽見了什麼話沒有？

羅嘉 一點都不費勁。爲什麼不聽見呢？我又不是聾子。呵，我的孩子，你真幸運，真正的幸運呀。

夜

店

皮琵琶兒（不信任）我真幸運？怎麼會幸運？

羅嘉 因為……我爬在火爐上……卍就是你的幸運……

皮琵琶兒 你爲什麼又移動呢？

羅嘉 因爲我覺得熱……祝你幸運呀，我的孤兒……並且我想着：要是這孩子沒有失去他的頭腦的話……會勒死這老頭子呢……

皮琵琶兒 對的，我那件事是很容易的……我恨他……

羅嘉 那也無須半點驚奇……這種樣的事每天都發生的。

皮琵琶兒（笑）唔……你自己有時有沒有幹過這樣的事呢？

羅嘉 我的孩子，聽着我告訴你的話：丟開這婦人，好好地從她那裏離開罷。和她接近是沒有價值的……她立刻就會同她的丈夫和好，也許會比較你所想像的還要來得聰敏呢。別聽她的話，她是撒旦的子孫！你瞧我：我頭上一根頭

髮都沒有……這是什麼原因呢？……我知道，也許，有的婦人比我的頭上的頭髮還要多呢……可是這個華裘里沙……是比邇拔還要來得壞……丟開這婦人罷，這簡直無須要更多的理由的……

皮琵琶兒 我不知道……也許，感謝你……也許，你也是……

羅嘉 不要多說了……聽着。假如這裏有一個女孩子，你選你最喜歡的一個傾去——用手牽着她一起走開去，完全離開，到很遠的地方去……

皮琵琶兒 (躊躇地)我們彼此不知道：誰是好，誰是壞……沒有一件事真正是被我們知道的……

羅嘉 那又算什麼重要呢？男人的事情是隨着他的心中不同的要求……而變化的……所以他活着，今天好，明天壞。假如你愛這女孩子，那就帶走，把她安置好。不然，就一個人走開去。你還年青，你依然有很多的時候去給女人

夜

店

愛？

皮琵琶兒（用肩擠他）不，只須說——你爲什麼告訴我這一套話？

羅嘉 不要講話了。讓我去……我一定得去瞧瞧安娜……她的喉嚨裏是在作響

呢。（走到安娜床前，將帳幔拉開，俯伏着身體看她，用手去摸了一下。皮琵琶兒不安而表沮地隨

着他。）萬能的主耶穌基督！平安地接收這新來者，你的僕人安娜的靈魂罷：

皮琵琶兒（輕聲）她死了嗎？

（把他自己挺得筆直地，遠遠地注視着。）

羅嘉（輕聲）她的不幸是結束了。她的丈夫在什麼地方呢？

皮琵琶兒 當然在——酒排間裏哩。

羅嘉 準得告訴他……

皮琵琶兒（退縮地）我不愛死人。

羅嘉（走到左上入口門前）爲什麼我們要愛死人呢？我們一定得去愛活人……活人……

皮琵琶兒 我同你一起走。

羅嘉 你怕嗎？

皮琵琶兒 我不愛他們……

（同羅嘉很快地向左上入口退。舞台空寂了半晌。在左上入口門後，發出一種遲澀，混雜，不平

常的聲音。）

（伶人從左上入口進。他依然站立在陽台上，手握着門紐叫。）

伶人 老頭子，羅嘉！喂，你藏在那裏呀？現在我記着了。聽着。（惶惶地向前走了

兩步，裝出一種背誦的姿式）

如果人格的確是真誠得

沒有一點壞處可以尋找出來，

夜
店

那末，整個的世界都得去讚揚傻子，
因為他織成了夢境去迷惘他們的思潮。

(拿塔哈在門邊伶人的背後出現。)

伶人 (繼續着) 老頭子……聽着，

如果明天太陽忘了

去投射牠的金霞在地上，

那末，整個的世界都得去祝頌傻子，

及他的燦爛的，紅金色的迷夢。

拿塔哈 (笑) 你瞧這等草人(註一)。也許他還有一兩個……

伶人 (回轉來向着她) 呵——哈，是你呀！我們的老丈在什麼地方呀？我們的可愛

的，慈心的香客……沒有一個人……在家……拿塔哈，再會，再會。

拿塔哈（靠近他）你剛才歡迎我，現在你就說再會了？

伶人（徐步近她）我得走……我得去旅行……一到春天來了，我就得遠遠地走了。

拿塔哈 我也一起去……那末，你旅行到什麼地方去呢？

伶人 我去到那個城裏……我得去把病醫好……你也一定得離開這裏……與菲拉

……你到庵堂裏去罷……你知道，有一個醫治生機的醫院……專門醫治好喝

酒的人的；據說……是所壯麗的醫院……全是大理石的……大理石的地板……

……又光滑……又乾淨……很好的吃喝——一切都免費！並且大理石的地板，

是真的。我得去尋找這城；正如同李耳王（註二）所說的一般……我又恢復了

我自己……開始一個新生命了……我走到重生的路上去了！你也知道嗎，拿

塔哈……我舞台上的名字叫什麼？我叫做斯凡契訶夫，沙孚爾城司基……這

裏沒有人知道的，一個人都沒有……在這裏我是沒有名字的……真的，假是

夜

話

夜

要如你，失去了名字是多難受呀？即是一條狗也有牠的名字。（餘款塔輕輕走過伶人邊，站在安娜床前，注視着死屍。）沒有名字……沒有名字就沒有人了。

拿塔哈 瞧呀！……親愛的……爲什麼……她是死了……

伶人（搖頭）沒有的事……

拿塔哈（站立在一旁）憑了上帝的名字……瞧呀……

班諾夫（從左上入口進）在那裏什麼呀？

拿塔哈 安娜死了！

班諾夫 那末，再沒有咳嗽了。（走到安娜床前，向屍體看了一會，又走到他自己的地方去）

總得要一個人去告訴克利司基大好……那是他的事……

伶人 我去。我去告訴他……她，也失去了她的名字了。

（伶人向左上入口退）

拿破哈 (在房中間，有幾分對纏自己)我……有時，也要這麼憔悴……死在一個地下層裏面呢……

班諾夫 (將一件破舊鋪張在他的架上)什麼事……你在咕哩些什麼？

拿破哈 沒有什麼……只不過對我自己說……

班諾夫 你在想念着華司嘉嗎？當心着華司嘉罷……總有一天，他會打破你的頭腦蓋呢，爲了你……

拿破哈 這些事情是不是完全照一樣的要降臨到我的身上來呢？誰來打破我的頭腦蓋呢？我寧可被他這般樣對付……

班諾夫 (躺下)照你的選擇……將來總打死了，我都不管了呢。

拿破哈 爲她着想……死……是對她最好最合宜的事了……然而也可憐得很……你仁愛的主哦……她從前活着是爲什麼呀？

夜
店

班諾夫 每個人都得這樣——除非我們是永生的。一個人爬出了娘肚皮，生活了許多時，最後還得死去。我也得死……你也得死……爲什麼要去可憐這個死人呢？

（羅嘉，韃靼人，克雷夫伊，左巴及克利斯基從左上入口進，克利斯基在別人後面，神色不定地隨着。）

拿塔哈 嗚嗚……安娜！

克雷夫伊·左巴 我們已經知道了……上帝已經接收了她的靈魂……

韃靼人（對克利斯基） 她一定抬出去。她一定得帶到門口巷子裏去。這裏沒有地方

給死人睡。活的人等着要床呢……

克利斯基（羅聲） 我們就抬她出去……

（全體圍繞着死屍。克利斯基從別人肩上看着他的妻子的最後一剎。）

克雷夫伊·左巴（對韃靼人）你想她能嗅聞嗎？不……在她仍然活着的時候，她已乾枯了……

拿塔哈 沒有一個人憐愛她……爲了上帝的原故……是否每個人僅僅只說一句仁慈話就完了。

羅嘉 別難受，我的姑娘。那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怎能夠去憐愛死人呢？我們自己彼此還不能夠相愛呢，可是你竟談到憐愛死人去了。

班諾夫（打呵欠）爲什麼儘說廢話……現在她已死了——沒有那一句話能再幫助她一下……對付病，某種話還有點用處……對付死，却沒有什麼了。

韃靼人（在一旁跌脚）準得報告警察知道……

克雷夫伊·左巴 自然啦——那是警律呀。克利司基，你預備好了去報告沒有。
克利司基 沒有……現在喪事已發生了，可是我的全家當只有四十個科比克。

店

克雷夫伊·左巴 那末，借呀……或者我們來湊集……每個人儘他所能夠的拿出
來，這個五個科比克，那個十個科比克……可是得立刻去報告警察，到了末
了，也許他們會猜想是你把你的妻子打死的呢……也許還有別的花樣呢。

（跑到上面睡櫃人睡的床上，企圖同他睡在一起。）

拿塔哈（走到班諾夫寢前）現在我要去夢見牠了……我老是夢見死人……一個人孤另
另地我害怕……在門巷裏是很黑的呢。

羅嘉（眼光墮著她）害怕着活人罷……那就是我對你所說的……

拿塔哈 把我帶上樓去，老伯伯……

羅嘉 來……來……我同你一路去。

（二人向左上入口退。稍停半响。）

克雷夫伊·左巴（打呵欠）呵，呵！（對睡櫃人）現在春天快來了，海生……總可以有

點陽光給你，我了。現在農夫們也得修葺他們的犁頭和耙耩了……他們快要立刻到麥田去……唔——對了……還有我們呢，海生。他已經打着鼾，咒詛謔罕默德去了（註三）

班諾夫 韃韃人睡得很甜呢。

克利斯基 （站在房中央，在他們之前迷惘地注視着。）我現在開始要去做什麼呢。

克雷夫伊·左巴 躺下來睡覺……那就得丁……

克利斯基 （輕聲）可是……她呢！對於她還有什麼事要做呢？

（沒有人回答他。）

（沙丁及伶人從左上入口進）

伶人 （叫）老頭子！我真正的顧問……

沙丁 米克羅加，麥克俚哀（註四）來了……呵，呵……

店

伶人 事情已經確定了！老丈，這城在什麼地方……你在什麼地方呀。

沙丁 凡太，莫根那！他騙了你呀……沒有什麼城……沒有什麼人民……沒有……

……什麼都沒有！

伶人 說謊的傢伙……

韃靼人（跳起來）女房東在什麼地方？我要見女房東！如果我們在這裏不能夠睡着

覺，她不能收我們的錢……這死人……酒鬼……

（很快地向右上下入口退。沙丁在他後面打胡哨）

班諾夫（醒過來）上床去罷，孩子們，別鬧，夜晚是給你們睡覺的……

伶人 真的……我這裏有了。（搔前額）正像從皮藍茄書（註五）的一首詩歌中所說的

……「我們的網已捉着了死人」。

沙丁 死人聽不見。死人覺不着。叫罷……你怎麼像就怎麼叫……可是死人總聽

不見的！

(羅嘉在門口出現。)

(幕下)

註一 「茅草人」乃用稻草扎成之草人。以嚇鳥雀者，田間用之。

註二 沙十比亞傑作之一。

註三 同歌之創始者。

註四 古先知。

註五 司金之作品。

夜
店

第三幕

(注意：在俄國，第三幕則換新佈景，但是前幾幕的舊佈景仍然可用，無須更改結構及對話；舞台督監也可把這幕用原來的佈景。新佈景如下：)

兩座建築中的空地，堆滿垃圾物，上面長着野草。在後面，一丈高的磚瓦的風火牆遮着了天堂。附近有一株短小的老樹。右邊，倉廩或馬廄的一部份，是厚的木質樑樑的黑牆。左面，克司梯里奧夫的房屋灰色牆，那粗糙的石灰裂成了碎塊附黏着。這牆成對角線地伸長到佈景當中角上的建築物的後牆，同風火牆形成了一條狹巷。在灰色牆上有兩扇窗，一扇同地面平行，一扇較高四五尺靠近後面。緊貼着灰色牆，放着一乘雪橇，覆着，上有一約三碼長的樑木。貼近馬廄的牆，在右面有一堆舊木板及斷樑木。

時在黃昏，西沉的太陽放出一道紅霞，射在風火牆上。春天剛開始，雪還不能溶化。老樹的黑的嫩枝還未開始發芽。

夜
店

夜

在樑木上，並坐著拿塔哈及拿司塔。在木板堆上坐著羅嘉及男爵。克利可基躺在靠牆的木頭堆上。班諾夫從下面的窗上伸出頭來望。

拿司塔 (閉着眼睛。時常搖著頭，用著嗚咽的調子講着故事。) 在夜裏，他就來到花園裏，

走進避暑亭，正如我們所佈置的……我等了很久，恐怖，憂愁得慄慄起來了

……並且他也是從頭到腳底都慄慄着，面色慘白，可是在他手裏拿着一把……

……手槍……

拿塔哈 (嚙緊嚙着向日葵籽) 聽着……這些學生都瘋狂得像三月裏的野兔子似的……

拿司塔 並且他還用着一種可怕的聲調，對我說：我的忠誠的愛人……

班諾夫 哈，哈，我的「忠誠的」愛人，他說過的嗎？

男爵 放安靜點，讓她好好地說謊說下去——如果那不能使你歡喜，你可以不必聽……講下去。

拿司塔 他說。我的心已紛亂了，我黃金般的寶貝。他說：我的雙親拒絕讓我去同你結婚，他們還吶吶罵着恫嚇我，是不是我不情願把你丟棄，他說，所以我必得犧牲我的生命……他的手槍是那樣大得可怕，並且又裝上了千粒子彈……他說：再會，我心中的忠誠的友人！我的定意是不可挽回的了……沒有你，我是不能活下去的。可是我回答他說，我的永不會被忘記的友人呀……我的雷奧兒……

班諾夫（驚奇）他是什麼名字呀……格雷兒？

男爵 你弄錯了，拿司塔耶！上次你叫他做格司頓。

拿司塔（跳起來）靜點！你們這些無賴狗！你們能懂得戀愛是什麼東西嗎……你們

店

能懂得真誠的，純潔的戀愛嗎！可是我……我已經嘗試了這種純潔的戀愛。

（對男爵）你這不值價的光棍……你是一個受過了教育的人……你說過，你在床上喝過你的咖啡……

羅嘉 忍耐一點！別挖苦她！不要像小孩的頭腦似的……不用管他是誰說的，只問他是爲什麼說的——那就是這中心點。講下去，我的親愛的——他們沒有說什麼東西。

班諾夫 老是加上很厚的色彩，烏鴉……嘿，再放規矩點！

男爵 講下去。

拿塔哈 別理他們……他們是什麼東西呀！他們不過是出於妒嫉心才說的……因爲他們對於他們自己沒有什麼可講了……

拿司塔（再坐下）我並不情願……我也不必講下去了……如果他們並不歡喜去相信

那件事……而且去譏笑着那件事的話。（忽然快樂起來，靜寂了數秒鐘，再閉上眼睛。在不遠處有彈音樂之聲可以聽見。她用手拍着拍子，開始用一種濁重而急促的聲調說。）於是我回
答他說：我生之喜悅呀！哦，我燦爛的星辰呀！沒有了你，我也不能活下去
了……因為我癡情地愛着你，我一定永遠愛着你，永遠的像我的心在我的胸
中跳擊一般樣的長久！可是，我說：不要自戕你自己的青春的生命……譬如
說，你親愛的父母，他們惟一的喜悅就是你——他們等着需要你呢。丟開我
罷……我甯可爲了你去相思……憔悴，我的愛人……我是——單獨一個人……
……我完全——是你的……真的，讓我去死罷……那沒有什麼關係……我什麼
也不好……什麼也沒有……絕對的什麼也沒有……

（用手遮着臉，啾啾地哭起來了。）

拿塔哈（走到他旁邊，安慰她）不要這個樣。

夜
店

(羅嘉敲着拿司塔的頭，笑)

班諾夫 (大笑) 哈……呵……一個迷人的蕩婦……嘿！

男爵 (大笑) 現在——老伯伯——你相信她所說的話嗎？她是完全從她的書本上得來的……從那本「不幸的戀愛」上來的，一篇胡話算了罷。

拿塔哈 那關你什麼事？你最好放靜一點。上帝已夠罰你了……

拿司塔 (暴躁地) 你！告訴我們，你的靈魂在什麼地方？

羅嘉 (用手牽她) 來罷，我的親愛的。不要發怒……他們沒有說什麼，我知道……

我——相信你。你是對的，別理他們……假如你自己相信那件事，那末，你就有了正是這種樣真誠的戀愛……真的，實在真的。而且他，你的愛人在那裏呢，不要發怒罷……他不過僅僅聽了之後……笑了一笑……因為他是在那嫉着……無疑的，在他整個的生命之中，他永沒有覺着一點點的事是純潔的

不會是假的，當然不會是假的。來！

拿司塔 (把手臂懸着龜的胸) 老伯伯。在上帝的面前……那是真的！那完全是真的……

……一個法國學生……他的名字叫做開司脫絲耶……他有點黑的鬍鬚……他老是穿着雙漆皮鞋……假如那要不是真的，雷立刻就劈死我！他是怎樣的愛我呀……哦，他是怎樣的愛我呀！

羅嘉 我很明白。不要多說了。我想信你。你說：他穿着雙漆皮鞋？唔，唔，所以你自然地也愛上了他哦。

(二人向左上入口同退)

男爵 一個大傻瓜，心倒好，可是太傻，傻得不堪。

班諾夫 怎麼一個人儘能不停地說謊？好像極癡屍官面前一樣。

拿塔哈 說話的確是比真話來得討人歡喜……我……也是……

夜

店

夜

男爵 什麼「我也是」？講下去

拿破哈 我也是，想到他們的運命……至於我自己……還得等……

男爵 等什麼？

拿破哈 (苦笑) 正是這樣……也許，我想……明天有幾個人會來……幾個奇怪的人……或者會發生……幾件從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我已經等得很久了……我仍然還等着……看着……可是到底……是不是每件事都能夠被希望得到的？

(靜了半响)

男爵 (笑) 我們只能希望一個空……到底我——我只能希望沒有什麼。對於我好像每件事情都已經辦妥當了似的。一切都過去了……到末了……還能有什麼呢？

拿塔哈 有時，我一想到明天……我也許會突然的死去……那真使我充滿了，恐怕……在夏天，我們很想情願願地去死……譬如忽然來了一個風暴，在每一瞬間，都可以給雷劈死……

男爵 你的生命不是在平安的境地上……你的姐姐已對你有了仇敵的心向……拿塔哈 誰的生命又是在平安着呢？一切的人都有他的困難之處，即如我所能看得見的……

克利斯基 (最初，他安靜不動地躺著，現在跳了起來) 一切的人？那不大的確！不是一切的人！假如一切的人都有困難……那末，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忍受了……那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訴苦了。

班諾夫 說，你是給鬼譴住了罷？為什麼叫喊呀？

(克利斯基又躺下，呆滯地注視著)

夜

店

男爵 我一定要去瞧瞧拿司塔現在幹些什麼……我要去幫助他做……不然，我們會沒有錢去喝威士格酒了。

班諾夫 人不能永不去說謊！我懂得，拿司吞嘉，她習慣了去塗搽她的面頰……於是她把靈魂也拿來試試……所以把她的小靈魂都塗紅了……可是其餘的人呢，爲什麼他們說謊呢？譬如說，羅嘉……一點都不禮貌……把每件事情都編成故事……爲什麼他老是說謊？……像他這大的年紀了？……

男爵 （走到左上入口，笑我們全體都是灰色的靈魂……我們似乎應該加上一點紅色。

羅嘉 （從左上入口進） 告訴我，男爵，你爲什麼折磨這女孩子呀？讓她一個人罷……像這種樣子，她能不拿哭來度她的日子嗎……她只不過爲了點快樂才去流淚……那能對你有什麼害處呢？

男爵 她是個腦經簡單的人，香客……那是很難得使人相信的……今天雷奧兒，

明天格司頓……可是老是這個同樣的人，然而無論怎樣，我總得再去幫助她做起來。（從左上入口退）

羅嘉 去，用友誼的態度來看待她……用友誼的態度來看待每個人——不要損害別人。

拿破哈 你是多麼善良呀，老伯伯……你是怎樣能這樣的善良呀？

羅嘉 你說：我是善良嗎。嘿……假如那是真的，那就好了……（在紅牆後面聽得出一種溫柔的歌唱及手風琴的彈奏）可是，你瞧，我的姑娘——那裏一定有人會善良的……我們總得對人類要憐愛點。記着，基督曾經憐愛我們全體，所以我們也得學學榜樣。信我的話，在平常的時候放憐愛一點，那是很好的事情。

譬如說，我有一次，在西伯利亞，離湯姆司可不遠的一個屬於工程師的鄉

夜

店

地，被雇做看門人。這屋子在一個很遠的地點，建築在樹林當中……在冬天的時候，我一個人住在這間鄉村式的屋子裏……那倒是很美麗……宏壯的！可是有一次……我聽見有人爬上屋子！

拿塔哈 是賊罷！

羅嘉 對了。當他們爬得更高一點了，我就拿了把來福槍，走到外面去。我向上瞧；有兩個人……他們正在挖鑿一扇窗；他們挖得那末忙，所以一點也沒有瞧見我什麼……我對他叫着說：喂，那裏……放下來罷……你想想看，他們竟用板斧來扔我……我就警告他們——嗨，我叫着說：不然，我就開槍……馬上我第一槍打中了一個，再一槍打着了其餘的一個。他們跌下來跪着說，饒恕我們罷。因為吃了那一板斧……我竟發熱得利害……我叫起來說：你們這鬼精靈，我告訴你們不要幹，而你們不聽……可是現在，我說，你們

夜

在

之中的一個跑到樹林裏去拿條樹枝來。拿來了之後，我就吩咐說，你們之中的一個在地上挺直，那一個就鞭撻他……於是他們就按照着我所吩咐的彼此抽打。而且當他們每人都打得很利害的時候，他們對我說：老伯伯，看基督的面上，給我們一片麵包罷。我們並沒有一片東西在我們的肚子裏。我的女孩子，這就是賊呀（笑），用板斧扔我的賊呀。真的……他們是兩個漂亮的夥計……我對他們說：是否你們只要吃麵包呢！他們就回答說！我們從前也不過是要求一片麵包……我們要求了又要求，可是沒有人給我們一點東西……忍耐簡直是不行了……噲，於是他們就留下陪我過了一個整冬。他們之中的一個，叫司梯芬的，喜歡帶着來福槍走進樹林裏去……而那一個僕哥夫呢，老是生病，常常咳嗽……我們三個人就看守這個地方，等到春天來了，他們說了「再會，老伯伯」就走了——到俄羅斯去了……

拿破哈 他們是罪犯，偷竊嗎？

羅嘉 他們是……亡命者……他們丟下了他們的移居地……真是一對漂亮的朋友

……假如我不憐愛他們——誰又知道有什麼事要發生呢？他們也許會殺了我……那末，他們就得再被帶上法庭，關在牢裏，送到西伯利亞去……那一切又能夠怎樣呢？你總不能在牢裏學得點好事，不論是不是在西伯利亞……可是一個人，他什麼能不學呢。人可以教勸他的朋友一點好事……只須很平常的就可以了。

（停了半响）

班諾夫 唔……是的……那末我……永不再說謊了。爲什麼我要去說謊呢？別管牠是對或是不對，老是越出真理之外，據我想那終不會好的。爲什麼煩悶也要去多費思索呢？

克利斯基（跳起來，像刺人的一股，叫着）真理是什麼東西？真理是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呢！（用他的手擊在破大衣上）真理在這裏呀——在這裏呀，在四肢上……沒有力量……沒有工作——那就是真理呀！沒有藏身之地……沒有藏身之地……那就是死的時期，那就是你的真理；咀咒那真理呵！這個——真理——對我有什麼用呢？只不過讓我在「安靜」之上署個名字罷了——讓我署個名字罷了。我做了些什麼呢？為什麼魔鬼定要我們有真理呢？咀咒那真理呀；弄得我們竟不能活下去……那就是真理！

班諾夫 聽着……他滿肚皮牢騷……

羅嘉 慈悲的上帝……可是說，我的朋友，你……

克利斯基（興奮得顫慄起來）我已聽見你所談的真理。你，香客——你安慰每一個人……可是我對你說：我痛恨每個人。並且也痛恨這個真理，痛恨這個該詛

夜

店

呪的真理……你懂得嗎？你記着，真理是該被詛咒的。

（倉忙地向左上入口退出）

羅嘉 噯，噯，噯，他可是弄昏了頭了……他能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拿塔哈 他忿怒得像一個人着了瘋魔似的。

班諾夫 他平常把一切事情都安置得很有秩序的……像在戲院裏一般……常常有這同樣的事發生的呢……他是不慣於生活的……

皮琵琶兒 （慢慢地從左上入口進） 願你誠實的人們平安！噯，羅嘉，老鬼——再講點故事？

羅嘉 你現在剛好可以看見得，一個人叫起來了。

皮琵琶兒 克利司基，你說的是他嗎？現在他是在鬧些什麼玩意？他從我旁邊跑過好像他是瘋魔了似的……

羅嘉 假如有一次，東西能跑進你的心裏去，你也會同樣地這麼幹呢……

皮琵琶兒（坐下）我不能容忍他……他又是窮苦，又是驕傲。（他模倣克利司）「我是一

個工人……」好像別人都比他來得低賤似的……假如做工能給你快樂，當然得做工……可是爲什麼你一定要拿做工來這麼驕傲呢？假如你拿做工來估量人，那一幢房屋可比那一個人都來得更好。他趕着一輛馬車——所以他就靠那糊口。拿塔哈！……你家裏的一些人在家裏嗎？

拿塔哈 他們已到墳場去了……去了之後，他們還要到禮拜堂去。

皮琵琶兒 所以你就空閒着了……這種事是常常有的。

羅嘉（熱思地，對班諾夫）你說的——這個真理……可是真理不是醫治每件壞事的萬

靈丹……你不能常常拿真理來寬赦靈魂……就拿這下面的一件事來作個比

喻：我知道有一個人相信正義之邦……

夜

塔

班諾夫 在什……麼？

羅嘉 在正義之邦。他說：在世界上某處，一定有一個正義之邦……那就是說，

在那裏有些非常的人活着……他們都是好人……這些好人，只要他們的能力辦得到，他們都彼此尊敬，彼此互助，……在那裏每件東西都是又好又美

麗。那就是每個人所追求的境地……他窮了，所以每件東西也都同他一起變壞了……簡直壞得不堪，實在，立刻什麼也沒有剩下給他的了，只有躺下去死——可是他還沒有喪失勇氣。他常常笑着對他自己說：那沒有什麼分別

——我能忍受這種樣的事！可是我還得多待一會——於是把他的生命丟開一旁，跑進正義之邦去……那就是他的唯一的快樂……這個正義之邦……

皮諾兒 是的，可是……他去到了那裏沒有呢？

班諾夫 什麼地方！哈，哈，哈！

羅嘉 在那個時候，就帶到這個地方去了——這事情是發生在西伯利亞——有個

充軍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帶了許多的書籍，地圖，及種種色色的藝術品……於是這病人對這個聰明人說：我哀求你告訴我，這正義之邦是在什麼地方，並且一個人怎麼樣方纔能夠完全達到那裏。於是這個有學問的人就翻出他的書本，展開他的地圖，找了又找，可是找不出這正義之邦來。每件東西都是對的，一切都能找得着——可是只有正義之邦看不見。

皮琵琶兒（溫柔地）沒有？那是真的不在那裏嗎？

（班諾夫笑）

拿破塔哈 你在笑些什麼？講下去，老伯伯。

羅嘉 這個人不相信他……他說，那一定是在那裏的……請你仔細地看一看！他又說：假如正義之邦不能在那上面找出來，那你的全部的書籍和地圖還值不

稅
店

上一個警笛呢。這個有學問的人覺得他自己是被侮辱了。他說？我的地圖是絕對的對的，這正義之邦本來就沒有。所以，那個人就暴燥起來了。什麼，他叫起來了——現在找活着，活着，又活着，忍受了又忍受，老是相信那裏有這麼一塊地方，依據你的圖樣，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地方！那豈不是被欺騙了……於是他對那個有學問的人說：你這不中用的混蛋……你只會哄騙，沒有智慧。於是在他頭腦上很重打了一下，而且依然別的……（靜默了半晌）於是

是他回到家裏扼死了他自己……

（全體靜寂。羅嘉靜靜地望着皮諾兒及拿塔哈）

皮諾兒 鬼譴着他……這故事是不大痛快……

拿塔哈 他不能使得那……成爲這麼樣地失望悲慘。

班諾夫（粗暴的調子）一切的故事……

皮琵琶兒 嘿，是的……那是你的正義之邦……那是不能找着的了，我似乎……
拿塔哈 一個人對於他……這窮人總得有一點同情的心……

班諾夫 一切都是想像……哈，哈！正義之邦——廢話！哈，哈，哈，哈！（退到

廚房去）

羅嘉 （隨着注視着他）他在笑，呵，是的。（稍停）是的，孩子們……再會……我就得

要離開你們了……

皮琵琶兒 那末，你向什麼地方走呢？

羅嘉 向小俄羅斯……我聽說他們那裏發現了一個新宗教……我得瞧瞧那是什麼
……是的……人們找了又找，老是找尋一些更好的東西……願上帝賜耐心給

他們。

皮琵琶兒 謝謝你，他們會找到那裏嗎？

店

羅嘉 誰呀？人類嗎？當然他們會找到那的……他們，誰戀慕……誰就找到……誰發憤地搜尋——誰就找到。

拿破哈 我願他們一路平安。我希望他們會找到點東西。

羅嘉 當然他們會去找的。可是我們一定得去幫助他們，我的姑娘……一定得留心他們……

拿破哈 我怎樣去幫助他們呢？我又僅只我一個人……又是這般樣無依無靠的：皮瑟兒（阻止）聽我說，拿破哈……我要對你說……在他的地位……他纔知道那的……同我……來罷！

拿破哈 什麼地方？到監牢裏去？

皮瑟兒 我早就打算告訴你，我就要棄偷竊的事業了。上帝明鑒，我準丟棄那職業！當我說一句話，我就守我的話，我已學着去念書和寫字……我很容易掙

起家產來。(把手伸向了羅嘉一會)他忠告我——在西伯利亞去試試看……我自己也承諾去的……那會怎樣的使你難過呵——我們一起去罷？相信我，我痛惡這個生命。呵，拿塔哈！我的確看出一切的事情都是些什麼。我用了別人比我還偷得利害的思想來安慰我的良心——所以，依然地着受尊敬……是那幫助了我一些什麼呢……一點什麼也沒有。可是我並不懊悔……一點也不，因為我相信，每個人的良心……但是我覺得一件事情：那就是我進得去生活在不同的地位中，我進得去生活得更好一點……我進得生活……怎麼樣那我就尊敬我自己了……

羅嘉 真對呀，我的孩子。願上帝與你同在……願基督幫助你！多好的立志呀：一個人準定得尊敬他自己……

皮瑟兒 從小孩時起，我只不過是——一個賊……我老是給人叫做，華司嘉，禱

夜
店

手，華司嘉，賊的兒子！瞧，那對於我可沒有多大的關係，一直到他們也有了這樣的事……這樣的事他們也會有的……我是一個賊，也許罷，不過是拿來解解怒氣而已……因為沒有一個人叫過我什麼別的名字——除非是賊……現在，你另外叫我一個別的什麼名字罷……拿塔哈？

拿塔哈（精神萎靡）我不十分相信那全部的事情……話雖是一句話……並且……我不知道……今天我是不大安靜……我的心是喪沮了。好像我怕什麼似的。你今天不起始罷，華賽里沙……

皮琵琶 那末，另外什麼時候起呢！這並不是第一次我說這種話……

拿塔哈 要找回你一起去嗎？……我愛你……可是並不這麼利害……有時我歡喜你……可是有時我又不想看見你……無論如何我是還不會鍾情於你……當一個人有了愛，他不會在他所愛的人的身上看出缺點……然而，我在你身上看

出了缺點……

皮琵琶 你不久就會愛我的，別怕！你對於我不久就會有只說「是的」的習慣……

我注意着您已有一整年了，我看出您是一個誠實的女孩子……一個好的，真誠的女人……我用了我的整個的心來愛您。

（華賽里沙·依然穿着華麗的時髦流行的服裝，出現在右，上入口的梯上門邊。她一手扶着欄杆

一手靠着門框站着，笑。）

拿破哈 怎麼樣……你用你整個的心來愛我，可是我的姐姐……

皮琵琶 （難堪地）我注意她幹什麼呢？她一點也不仁慈……

羅嘉 那倒沒有什麼關係，我的姑娘。一個人沒有了麵包，他就曾去吃蘿蔔呀……

皮琵琶 （憂鬱地）可憐我罷。我過度的不是一個容易的生命呀——一個朋友也沒
有？像狼般地追求着生命……我像一個人在冰淀裏向下陷一般……不管我的

表

結

掌握是泥濘或是腐朽……沒有一件東西是穩固的……雖然你的姐姐是同別人不同……如果她不是這麼吝嗇……如果她只對我保守信實……我可以爲她赴湯蹈火……可是她的心裏是充滿了貪念……並且好久之前他就希望能自由——但這也只不過是多給她幾天使她去變成更加放蕩荒淫罷了，她不能幫助我……只有你——像一棵嫩小的松樹，你雖是多刺，可是你能供給……

羅嘉 我對你說：接受了他罷，我的姑娘，接受了他罷。他是一個好心腸的孩
子。你們倆人都得去做的，就是使他依然常常的善良……這樣他就永不會忘
掉了那的。他立刻就會相信你的。只須常常對他說，華司嘉，你是一個好人
……不要忘掉了！再想一想，我的親愛的——你另外要開始做些什麼呢？你
的姐姐——她是個掃帚星：她的丈夫——也沒有什麼好處能夠可說的，沒有
一句話能找出來去表示他的底細的……現在這整個的生命就在這裏……你能

在什麼地方去找出一條出路來呢……至於華司嘉他倒是一個勇健的人。

拿塔哈 我不能找出一條路來……我知道那……我自己早已想過那件事了……可

是我……我能信託誰呢？……我看是沒有出路的了……

皮琵琶兒 那裏只有一條路……可是我不能讓你採取那條路……我第一就得殺死你

……

拿塔哈 (笑)你瞧……我還不是你的妻子呢，而你倒早就預備殺我了。

皮琵琶兒 (把他的手臂繞着她說)「是的」，拿塔哈。那立刻就會好起來……

拿塔哈 (親切地緊抱着他)……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華賽里……上帝得做我的見

證人：假如只要你打我一下……或侮辱我……那我們的關係就此了結……不

然我就吊死我自己，或者……

皮琵琶兒 如果我摸觸了你一下，這個手就爛掉……

夜

1

羅嘉 別難堪，我愛，你能相信他。你對於他的快樂是必須的，而他對於你……
 華賽里沙 (從上面)媒人終算做成了。願上帝賜愛情和和睦給你們。

拿破哈 他們已經回來了……哦，上帝呀！他們看見了我們了……呵，華賽里！
 皮瑟兒 你怕些什麼？現在沒有一個人敢摸觸你一下！

華賽里沙 別怕，拿破哈耶。他不會打你的……他既不能打你，也不會愛你……
 我知道他。

羅嘉 (輕聲)呵，這樣的一個女人……一條毒蛇……

華賽里沙 他只不過嘴上來得勇敢……

克司梯里奧夫 (從廚房進右邊)拿破哈！你在這裏幹什麼呀，懶骨頭？談白話
 罷，咄！你說：你做了點什麼事：茶缸未放好，桌子未刷乾淨。

拿破哈 (走向右邊廚房去)我想，你們是到禮拜堂裏去了……

克司梯里奧夫 我們去幹什麼，可不關你事。專心做你自己的事。你們是在說些什麼？

皮瑟兒 閉口。她現在不是你的奴隸了……拿破塔哈耶，別走開……一根手指也不要動一動。

拿破塔哈 這裏還不是給你發命令的地方呢……即是發命令也太早了。（右邊退）

皮瑟兒 （對克司梯里奧夫） 那可夠了罷。你已摧殘得這可憐的女孩子夠了罷！她現在是我的了。

克司梯里奧夫 你——嗎？你在什麼時候買了她的？你出了什麼代價來買她。

（華賽里沙大聲笑。）

羅嘉 華司嘉！出去罷……

皮瑟兒 你已經有許多日子壓在我頭上，你不是嗎？也許你會要哭呢？

夜

店

華賽里沙 你說的什麼！我怕你嗎！（笑）

羅嘉 走開去罷，華賽里！你沒有聽見她是在怎樣的玩弄你……刺痛你——你不能夠領會嗎？

皮琵琶兒 呵……這樣！（對華賽里沙）不要使你自身受着煩惱。你所要幹的事，不要幹了罷。

華賽里沙 即是我不要幹的事，也將不幹了，華司嘉！

皮琵琶兒 （用拳恐嚇她）我們瞧罷……（向左上入口退）

華賽里沙 （也向右上入口退）我去替你預備一個盛大的結婚典禮罷。

克司梯里奧夫 （向前走向羅嘉）怎麼……你在煽惑些什麼，老頭子？

羅嘉 沒有什麼，老頭子。

克司梯里奧夫 唔！我聽說你要離開我們！

羅嘉 弟弟走了。

克司梯里奧夫 到什麼地方去呢？

羅嘉 走到那裏是那裏。

克司梯里奧夫 那你又會成了一個漂泊者。你似乎成了一個滾動的石頭……

羅嘉 格言說：靜鐵是一塊廢鐵。

克司梯里奧夫 鐵也許真是這樣，可是一個人總得留居在一定的地方……一個人不能像個螻蛄似的在廚房裏跑來跑去……一會這裏，一會又在那裏……一個人總得有一個他能稱爲家的地方……他總不能無目的地在地上爬來爬去。

羅嘉 難道一個人——無論在何處都不能算做在家裏嗎？

克司梯里奧夫 那他只不過是——一個漂泊者……一個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人……
一個人總得使他自己有用處……他準得去做工……

夜
法

羅嘉 你所說的就是這嗎？

克司梯里奧夫 是的，真的！那還有什麼可說呢？……你稱你自己為一個漂泊者，一個香客……香客是什麼？一個香客就是一個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去做人的人——保有他自己的……許多特性，所以那就是說，是與別人不同……那是我們所知道關於一個真正的香客的……他思慮，分解……然後到底發現了一些事情……也許這是真理，可是誰又知道呢……他為他自己把着了真理，但是依然沉默着。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香客，他也得依然沉默着。……或者，他會說出這種樣的沒有人了解他的話出來……他沒有這個意思去求快樂，不求別人的憐惜，不求什麼目的。別人怎樣生活——與他無關……他驕傲地，正直地生活着……尋找到樹林和冷落的地方……那些沒有人到過的地方。他在無人的境地，也不得罪什麼人……僅替一切的人來祈禱……替這世

界上的一切罪人……替你，替我……替一切的人。他從這世界上的虛榮中逃
出——去祈禱。那才算是香客。（稍停）可是你……你是那一種香客呀……你
甚至一張通行證也沒有……一個守法律的公民一定有一張通行證的……一切
守紀律的人民都有通行證的……真的……

羅嘉 有人民並且有人……

克司梯里奧夫 別開玩笑了！不要給我一點點的啞謎……我不是你的玩意。你是
什麼意思呀，人民——和人？

羅嘉 這不是啞謎。我是說——有塊石田，那是值不得去撒種的……並且有塊肥
田……無論如何都得上面撒種的——準能得好收穫……事情就是這樣……
克司梯里奧夫 這一大堆話是什麼意思呀？

羅嘉 譬如說……假如上帝對你說：「米棋兒，好好地做人罷」，那當然是沒有用

夜

店

處……即如你這人，你得一生一世居留在這裏……

克司梯里奧夫 呵……你知道我的妻子的叔父是在警察勢力範圍之內嗎，如果我

……

華賽里沙 (從右邊進) 米棋兒，伊凡諾斯基，來喝你的茶罷……

克司梯里奧夫 (對羅嘉) 聽我說，你——不要爭鬧——離開我的屋子罷……

華賽里沙 是呀，揩起你的行李罷，老頭子……你的舌頭是太長了……誰知道呢

……也許你是一個逃犯呢。

克司梯里奧夫 當然，你今天是失望了……也許還有……我們瞧罷。

羅嘉 也許還有你去叫你的叔父來呢，哈？叫他來……告訴他：你能在這裏捉着

一個逃犯呢，叔父……那末，你的叔父就能得着一筆獎金了……三個科比克

……

班諾夫（從火爐上伸出來望）你們爭論些什麼事情呀？……那是什麼……爲了三個科
比克？

羅嘉 他們打算賣掉我。

華賽里沙（對羅嘉）我們走罷。

班諾夫 賣三個科比克。老頭子，小心點……或者，他們會一個科比克就把你賣
掉……

克司梯里奧夫（對班諾夫）你伸出頭來在那裏瞧些什麼，像烟囪裏攢出來的妖怪似
的？

（同華賽里沙走近右邊）

華賽里沙 在這世界上真有多少山鳥呵……真有多少歹人呵。

羅嘉 我祝你食量大佳。

左

華賽里沙 (轉過來對他) 好好留心你自己——你這骯髒的『鬼涼傘』(註二)

(同克司梯里奧夫向右退。)

羅嘉 今晚上——我就要走了。

班諾夫 你倒做得對。能走得早一點，總是很好的……

羅嘉 真對。

班諾夫 我是從經驗而說的。我自己有一次在恰好的時候去放棄了我的意見，免去了我自己到西伯利亞去一趟呢。

羅嘉 你是指什麼呢？

班諾夫 那是真的。事情是這樣的：我的妻子同我的助手發生了戀愛的時候……我認爲他是一個極好的助手……他能把狗皮做成最美麗的白熊皮……貓皮他能染成袋鼠……麝鼠……染成你所要的每樣東西……真是一個極聰明的人。

我的妻子愛他愛得瘋了似的。他們彼此這樣的親熱，所以我每分鐘都怕他們來毒我，或用別的方法來弄死我。我常常鞭打我的妻子，我的助手就鞭打我……我告訴你，他也弄得很野蠻呢。有一次，他把我的鬚鬚拉脫了一半，並且還打斷了我的一根肋骨。自然，我還打他時。我也不會特別例外……我就在我的妻子的頭蓋上給了她一鐵尺……我們大都像好漢一般地打着架。最後，我瞧見沒有機會給我了……他們當然是給我整了一頓。於是我定下了一個計策——去殺死我的妻子……我十分地決定了我的主張。可是立刻——我的理性來了——就放棄了那件兇事……

羅嘉 這樣，那倒很好讓他們安安靜靜地去把狗做成白熊罷。

班諾夫 更壞的運氣是這鋪子却用着她的名義……事情雖則是這樣……可是我總保守得不使別人譏笑我，老實說，我從那時起就無時不喝酒了……你知道我

夜

店

是一個狂飲的人。

羅嘉 一個狂飲的人。

班諾夫 呵，一個狂飲的人。當一些事情跑到我的身上來了，我一喝酒，每一件事情都明瞭了。我又很懶惰……沒有什麼事比做工還來得可怕。

（沙丁同伶人爭吵着走進來。）

沙丁 豈有此理！你什麼地方也不能去。你儘說些蠢拙的胡話。告訴我，香客……你扔了點什麼火花在這堆燒焦了的木頭上？

伶人 你說謊！老伯伯，告訴他，他是在說謊。我就得要走，我今天在做工，我是在清理街道……並且連威士格酒都沒有喝。你現在在說些什麼？這兒，瞧——兩個芬丁，我是清去着呢。

沙丁 那完全都不對！把那錢給我，我得在喝酒上花去……或者在牌上輸去。

伶人 讓牠留下罷。那是爲旅行用的。

羅嘉 (對沙丁) 你聽着——你爲什麼要去破壞他的主張呢？

沙丁 「告訴我，你這術士，神們的愛人——我將來的命是怎樣？」(註一) 沒有錢了，兄弟，我把每件東西都花掉了，破產了。可是這世界却不會失掉的，老頭子，那裏還有比我更狡猾的混蟲呢。

羅嘉 你是一個勇健的弟兄，君子但丁……一個可愛的人。

班諾夫 你這唱戲的，到這裏來。

(伶人走到火爐那裏去，同班諾夫分離的談着話)

沙丁 當我還是年青的時候，我是一個活潑快樂的小雞。我回想起來那些事是很快樂的……我有一個人的靈魂……我豪華地跳過舞，演過劇，是個著名的童男呢……真非常的奇怪呢！

店

夜

羅嘉 那末，你怎樣走進迷途這麼遠呢……咳？

沙丁 你真好管閒事，老頭子。你將一切都知道……那又有什麼用處呢？

羅嘉 我老是歡喜去知道……人類的困難……可是我並不了解你，君士但丁。當我看見了你，是這樣的一個可愛的人……這樣有理智……於是突然……

沙丁 坐過牢呢，老伯伯。我坐了四年零七個月就出來了，一個無辜的罪犯，我認出我的生命的道路是閉塞着了……

羅嘉 呵，呵，呵！那末，你為什麼坐牢呢？

沙丁 因為一個騙子——我一時動怒就把他殺了……在牢裏，我也學會了鬥牌的
本領……

羅嘉 你為什麼要去殺他呢？為了一個女人嗎？

沙丁 爲了我自己的妹妹……不要問了……那使得我很煩惱……那是一個老故事

……我的妹妹是已死了……九年的光陰也已過去了……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的妹妹……

羅嘉 你把生命看得太容易了。那對於別人是看得很得鄭重的呢……譬如說，你現

在是否聽見了這鎖匠叫出聲來——呵，呵！

沙丁 克利司基？

羅嘉 一樣的。他叫出來說：沒有工作……絕對的沒有……

沙丁 你不久就會習慣了那的……告訴我，現在我開始去做些什麼事呢？

羅嘉 (溫和地) 瞧，那裏他來了……

(克利司基垂著頭慢慢地從左上入口進)

沙丁 喂，這裏！鰥夫你爲什麼把頭低着呀？你在思索着什麼呀？

克利司基 爲了那件事把頭都要弄得炸裂了……現在我要去幹些什麼呢？我的器

夜
店

具都完了……這葬事把一切的東西都花完了……

沙丁 我給你一個忠告。什麼事也不要做。把你的重量給地球負擔着——那就夠

了。

克利司基 你忠告得很對……我……依然在別人面害羞。

沙丁 別管牠……人不會因為你的生活是比狗更壞而害羞的。想一想着，假如你

不做工，我不做工……整千整萬的別人也都不做工……到末了，每個人都

不肯做工了——懂得罷？每個人停止了工作，並且沒有一個人做點東西出來

——你想一想，那末什麼事是要發現了呢？

克利司基 每個人都要挨餓……

羅嘉（對沙丁）據說有這麼一個團體，他們稱他們自己爲「跳黨」……他們談起話來

真像你一樣……

沙丁 我知道他們……他們並不都是這樣的蠢人，香客。

(從克司梯里奧夫房中，左上入口發生叫罵聲。)

拿塔哈 (在內) 你們在做什麼——不要這樣呀……我沒有做什麼呀！

羅嘉 (不安地) 那裏誰在叫呀？那不是拿塔哈嗎？呵，你……

(從克司梯里奧夫房中聽得見一陣大吵鬧，接着廚房裏又發生摔碟子的聲音)

克司梯里奧夫 (在內罵) 咄——咄——你這只貓——你……這個異教徒。

華賽里沙 (在內) 待一會……我就給他……這樣……這樣……這樣……

拿塔哈 (在內) 救命呀！他們在謀殺我呀！

沙丁 (跑上右入口梯級那裏，叫) 喂，什麼地方！你在叫着什麼呀？

羅嘉 (不安地走着) 華司嘉……準得去叫他來……華賽里……呵，上帝呀！……孩

子們，我的親愛的。

幕

夜

伶人（衝出左上入口）我去帶他……就來……

班諾夫 這幾天他們對待這可憐的女孩子很壞。

沙丁 來，香客……我們去作證……

羅嘉（向右退着沙丁退）爲什麼去作證？太平常了，我早就預備去作見證人。如果華

司嘉只要一來……呵！這真可怕！可怕！

拿破哈（在內）姐姐……親愛的姐姐……華……華……華……

班諾夫 現在他們閉住了她的嘴呢……我自己去瞧瞧着。

（克司梯里奧夫房中的聲音漸弱，廚房裏沒有聲息了）

克司梯里奧夫（在內）停着！

（房門在內猛力地一闔，全部的聲音像被斧砍了一下似的。舞台上，沉寂着……光線朦朧）

克利司基（坐在上面凳上，一聲不響，兩手擦着。於是他開始對自己喃喃起來，最初不大清楚，以後

漸響起來）那末怎樣呢？……一個人總得活下去。（更響）至少有一個藏身之所……可是我並沒有，沒有……甚至給我躺下的壁角都沒有……除了光身之外什麼也沒有……並依無靠的。

（慢慢地曲着身體向左上入口退。一會，預兆似的沉寂着。在內，右邊某處，一陣可怕的噪雜，混亂的音調，漸漸響起來，漸漸近了來。年後，有一個單純的聲音可以聽得出。）

華賽里沙（在內）我是她的姐姐。讓我走罷……

克司梯里奧夫（在內）你有什麼權柄來干涉？

華賽里沙（在內）你這罪犯！

沙丁（在內）領華司嘉來……快點……左巴，打呀。

（警察的警笛叫響起來。）

韃靼人（從右上入口跳下梯級。他右手是捆扎着）這是那種法律呀……青天白日謀殺人？

店

夜

樓

(克雷夫伊，左巴衝進左上入口後面隨着米菲特夫)

克雷夫伊·左巴 現在他可從我這裏捉着了。

米菲特夫 你怎樣能來打他的。

韃靼人 你——你不知道你的職務是什麼嗎？

米菲特夫 (到克雷夫伊·左巴後面)別說話！把我的警笛還給我。(左上入口退)

克司梯里奧夫 (從左上入口進)阿伯拉姆！捉着他……把他抓緊。他殺過找……

(在右上入口梯子上下來了克登諾耶及拿司塔。他們扶着被打得利害的拿塔哈。沙丁跪上梯子，攢着正在伸腰要去打他的妹妹的華賽里沙。愛約司嘉好像故意地圍着跳躍。他向着華賽里沙的耳朵，低語，大叫。)大膽的破衣褴褛的人，男人，女人出現在左上入口)

沙丁 (對華賽里沙)夠了罷，你這討厭的貓頭鷹！

華賽里沙 滾罷，罪犯，假如那值得我的一條命，我得把她撕成一片片的。

克發茜耶（把拿破哈引在一旁別說了，卡波拿……羞罷！你怎麼能這樣的無人道呀？

米菲特夫（從左上入口進。抓着沙丁的領口）呵哈！現在我可抓着你了！

沙丁 克雷夫伊·左巴。打呀……華司嘉，華司嘉。

（左上入口巷內睡動起來。拿破哈被安置在左邊床上。）

（皮琵琶從左上入口進。把他們推開。）

皮琵琶 拿破哈在那裏，你？

克司梯里奧夫（蹲在右上入口梯級上）阿伯拉姆！捉華司嘉……兄弟，幫忙捉華司嘉

……這個賊……這個強盜……

皮琵琶 在這裏，你這老山羊。

（舞台上的聲音好像傾了水的火一般的平靜下去。不甚響的斷續的語句語誤着）

思

那真是的確的嗎？

我們那裏也有這種事。

可怕呀。

最好我們走出去罷，哥哥。

魔鬼！

現在我們需要清楚的頭腦了。

在警察未來之前走罷。

（人數漸漸少了。班諾夫及羅頓人不見了。拿司塔及克發茜那俯身到克司梯里奧夫身旁。）

華賽里沙（起立，用一種凱旋的聲調呼着）他們殺了他……我的丈夫！誰幹那的呀？

他，那裏！華司嘉殺死了他。我瞧見的，朋友們。我瞧見的！華司嘉！警

察！警察！

皮琵琶兒（離開拿塔哈）讓我一個人……從這裏走開去。（注視着屍身。對華賽里沙）現

在？現在你可歡喜了罷？（馬屍身）到底受了傷了……這個老獵狗。現在你可以有你的要求……是要我同樣地對待你……還是扭你的頭頸？

（撲向她，但是平安地被沙丁及克雷夫伊·左巴捉着了。華賽里沙藏在左上入口）

（野蠻地打克司克司梯里奧夫。他撲跌了下來，身體騎在樓板 Landing 上，他的兩條腿擱在梯級上。

皮琵琶兒衝向拿塔哈處）

華賽里沙 打華司嘉一頓……朋友們……捉住這個賊。

米菲特夫（對沙丁）你不要去干涉……這裏的是家庭私事。他們彼此都是親戚……

你是誰呢？

皮琵琶兒（對拿塔哈）她用什麼來打你呀？她刺了你沒有？

克發茜耶 瞧，這簡直是野獸，他們用滾水來澆她的腿。

夜

店

拿塔哈 他們拿茶缸倒過來澆……

韃靼人 那一定得弄清楚……假如你拿不準，你就不能控告呢……

拿塔哈 〔半意識地〕華賽里……帶我走罷……把我藏起來……

華賽里沙 瞧，我的朋友們……這裏來。他是死了……他們殺死了他……

〔都聚集在樓板“balcon”上。班諾夫一個人從人叢中離開跑到皮琵琶兒那裏〕

班諾夫 〔溫和地〕華司嘉！這老頭子……了帳了。

皮琵琶兒 〔睜着班諾夫，好像他不懂得似地〕 弄乘馬車來……她一定得帶到醫院裏去

我去設法弄錢。

班諾夫 聽着我說的什麼。有人結果了這老頭子呢……

沙丁 放清楚點罷。

克雷夫伊、左巴 噓！噓！噓！噓！你要跳到什麼地方去呀？

華賽里沙 (再走近嘿，華司嘉，我知己的朋友！沒有一個人能逃出他的命運的……)

……警察！阿伯拉姆……吹警笛！

米菲特夫 他們偷了我的警笛，這惡魔……

愛約司嘉 在這裏。

(他吹起警笛，米菲特夫追趕他)

沙丁 (領皮瑟兒回到拿塔哈處) 不要發愁，華司嘉。在騷動中打死的……一杖來福

槍！只要一句簡單的話就夠了……

華賽里沙 把他抓緊。華司嘉謀殺了他……我瞧見的。

沙丁 我已經給了他兩個盧布……一個老頭子能需要多少呢？叫我作見證人，華

司嘉……

皮瑟兒 我……我需要去裁判我自己嗎？……可是華賽里沙……我得把她攀進

夜

店

去！她叫我幹的……她唆使我去殺她的丈夫……真的，她是主使的人。

拿破哈（突然跳起來）唉。……（高聲說）現在我很明白了……那是預先安排好了的。

華賽里！聽着，好傢伙。那一切真是安排好了的。他和我的姐姐，他們計劃出來的，他們是預定好了他們的計劃的啊！我知道了，華賽里！在……你同

我講話之前……那是計劃之一部份！好傢伙，她是他的太太……你是知道的……每個人都知道的……他們彼此都了解。她，她唆使兇手……她的丈夫也是同黨的……爲了那個原因……她才打得我這樣……

皮瑟兒 拿破哈耶！你是在說些什麼呀？……你是在說些什麼呀？
沙丁 多麼傻的饒舌呀。

華賽里沙 她說謊！那完全是謊話……我什麼也不知道……華司嘉殺死了他……
是他一個人！

拿塔哈 他們計劃出來的……他們都得有罪……他們倆人……

沙丁 這兒有一個方法給你……喂，華賽里，勒死或者你給他們溺死。

克雷夫伊·左巴 我不能了解……呵……離這裏很遠呢。

皮瑟兒 拿塔哈耶……說……你是否誠意？你能相信我……同她……

沙丁 看上帝面子上，拿塔耶，放清楚點。

華賽里沙 (在樓板[balcony]上)他們殺死了我的丈夫……你高貴的先生……華司嘉，

皮瑟兒，這賊殺死了他。委員先生，我瞧見的……這個人都瞧見的。

拿塔哈 (半清楚地跳著) 好傢伙……我的姐姐和華司嘉……他們殺死了他。警察先

生……聽我的話……這兩個人，我的姐姐把他拉進裏面去的……也是她的愛

人……她唆使他……他在那裏，這個控告就是——這兩人幹的。提住他們……

……帶他們帶上法庭去……也把我帶去，也……同我一起進牢去？看上帝的面

夜

店

表
子……進字去……

(下卷)

註一 從普司金作品上引證來的。

註二 「鬼涼傘」Jandakoi 是一種靈名，大概俄國社會裏用來罵老人的。

第四幕

除了皮瑟兒的臥室已看不見，分隔已移開，其餘照舊。克利斯基坐處的鐵箱已拿走了。在從前
是皮瑟兒的臥室的一角有一個床，上睡縫紉人，不停地翻來覆去，苦痛地呻吟着。克利斯基坐在桌
上修理手琴，現在，正在配音。桌子的那端，坐着沙丁，男爵及拿司塔。他們前面放着一瓶燒酒，
三瓶啤酒及一大塊黑麵包。在火爐上，伶人反轉地咳嗽着。時在夜間。桌子中央點着一盞燈。外面
風吼着。

克利斯基 真的……他在一大堆人叢中間不見了。

男爵 他在警察之前就溜跑了，像霧在太陽之前一般。

沙丁 所以一切的罪犯要在真理正義之前跑走。

拿司塔 他是一個豪邁的老頭子……你真不是一個人……你是一塊鐵鏽……

夜
店

男爵 (喝酒) 祝你健康，女士！

沙丁 一位有趣的老丈……真的！我們的拿司塔愛上了他呢。

拿司塔 真的……我愛上了他。他有一付眼光去觀察這樣事情……他了解這樣事情……

沙丁 (笑) 他是神差來給某種人的……好像粉塗給沒有牙齒的人一般。

男爵 (笑) 也許，好像膏藥給瘡疤一般樣。

克利斯基 他有一個同情的心……你呢……可沒有同情。

沙丁 即是我表示我憐愛你，那對你又有什麼好呢？

克利斯基 你不需同情……可是至少……不要損害我……

韃靼人 (從床上爬起來，前後搖擺他的損傷了的手，好像那是一個驢鞍似的) 這老頭子是好人……

……他在他心坎裏尊重法律……在他心坎裏無論是誰都得守法律……那個人是

好人。他不會——不見的……

男爵 你是說那種法律呀，王子？

韃靼人 就是我們的意志……這法律……對你的法律……你了解我能。

男爵 講下去。

韃靼人 不要去侵害別人……那你就有了法律了……

沙丁 在俄羅斯我們稱牠爲「罪犯懲治譴責法」。

男爵 還稱爲「和平正義罰款法」。

韃靼人 我們叫做「可蘭經」(註)……你們的可蘭經就是你們的法律……我們的

可蘭經，我們一定是帶在我們的心坎裏的。

克利司基 (試手風琴) 別老是作怪聲，你們這些野獸。這王子所說的是對的……我

們一定得去按照着法律生活……按照着福音書……

店

沙丁 糊糊塗塗地活着。

男爵 試試看。

韃靼人 謨罕默德（註二）賜了「可蘭經」給我們……你們當然也有你們的法律。可
是那是否也是記載了下來的呢。假如「可蘭經」不夠用了的時候，那個時代就
會來了……新的時代就有新的法律……每個世紀都有牠自己的法律……

沙丁 是的，當然，我們的世紀給了我們「罪犯法」。一個強有力的法律，不是隨
便可以廢去的。

拿司塔 （用她的手指關節處敲着桌子）現在我情願知道了……我到底是爲了什麼才在這
裏……同你們生活着？我就得走……無論什麼地方……那怕是天涯海角。

男爵 沒有鞋呀，女士！

拿司塔 完全赤腳也沒有什麼關係，能走多遠就走多遠！假如你歡喜的話，我能

把兩只手放下來爬呢。

男爵 那倒是一幅好景色呢……把兩手放下……

拿司塔 我得情情願願地去幹……是否我只不過不需要再去看看你的狗臉嘴呢……

呵，我整個的生命……每個人……每樣東西都對我變得多討厭呀。

沙丁 你走的時候，把這唱戲的同你一起帶走……他無論如何也得快要走了……

他確實地知道在地球的極端，半里路遠的光景那裏有個醫生氣的醫院……

伶人 (在火頭上面伸出頭來) 醫生機的，木頭。

沙丁 因為生機給酒精毒毀了。

伶人 對了，他就快走了，很快呢！你瞧着罷！

男爵 這個「他」是誰呀，陛下？

伶人 是我。

夜

店

男爵 瑪賽，女神的僕人，她……呵，她是叫什麼名字呀？戲劇的，悲劇的女神……她的名字是什麼呀？

伶人 謬斯（註三）木頭，沒有什麼，女神不過是謬斯罷了！

沙丁 萊琪錫斯（註四）……西拉（註五）……亞菲羅梯脫（註六）……亞曲羅波斯（註七）

……鬼知道他們的分別……我們的謬斯中的青年崇拜者就要離開我們了……這老頭子也傷了他了……

男爵 這老頭子是一個傻瓜……

伶人 那你就是一個傻生番。你甚至連米爾波尼（註八）是誰都不知道。狠心的……你瞧着罷——他就要離開你了！好像是皮籃吉兒（註十）所說的一般：「不要防害你的歡樂的筵席（註九）黑良心的。」……他立刻就會找着一處什麼東西也沒有地方的呢……絕對的沒有什麼東西的地方！

男爵 什麼地方才什麼東西也沒有呀，陛下？

伶人 真的！什麼東西也沒有。「這裏就是一個地洞……也就是我的墓地……我死了，運命，權力都完了。」可是你，你爲什麼活着呢？爲什麼呢？

男爵 聽着，你——神靈，或者天才，靈感。別這麼叫喊。

伶人 閉你的嘴……我歡喜，我就得叫喊！

拿司塔（從桌上把頭拾起來，揮着她的扇）別叫喊，他們會聽見。

男爵 那是什麼意思呀，女士？

沙丁 讓她去饒舌頭根罷，男爵……鬼譴着他們倆呢……當然他們要叫嚷……當然他們倆要跑向一個趨向啦……講下去……那是有意義的……不要去傷害別人，像這老頭子所說的……這香客使我們都成了叛徒了。

克裡司基 他引誘我們去幹……可是他自己倒不知道到那兒去了。

夜

店

男爵 這老頭子是一個大騙子。

拿司塔 那不大對！你自己倒是一個大騙子呢。

男爵 別嚼舌頭根，女士！

克利司基 這老頭子，他不過是個真實的朋友……他站在她的一切權力上來反對

真理……然而倒底他是對了……那一切真理對我有什麼用處呢，那我可真沒有嘴來回答了？喂，瞧着王子。（向嬪妃人看着）……他在捏着他的手呢……現在

在他們說，大光明的一天到了……你就看見真理了。

沙丁（以拳擊舉放安靜點！傻東西們！說，這老頭子有什麼不好。（更加沈靜起來）

你，男爵，是傻東西之中的最傻的一個……你一點智識也沒有——你還在饒舌頭根呢。這老頭子是騙子嗎？真理是什麼東西？人類就是真理！他已把捉着了那……可是你還沒有！你傻得像馬路上的磚頭一般。我很了解他，這老

頭子……他對他們講了謊話，可是這謊話是出於同情心；這神仙準知道的。有許多這樣的人是爲了友誼的同情的原因才說謊話……我知道我已很明白那種事。他們說謊竟說得這樣美麗；並且還具有這種樣的勇氣，真是奇特之至。我們有這種樣的安慰者，這種樣的和解的謊話……這些謊話竟能辯護得去把這鐵砧拿開去，這勞動者的粗糙的手……是拿來抵抗饑餓的……我……知道這些謊話……只要他是一個胆怯小心的人……或者是依靠着別的人而生活的人，準得鼓起他的勇氣……去說謊話……才能有件外掛在他的肩上……可是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是自立的，並不是看旁人的臉嘴而生活的……對他又有什麼謊話可說呢？謊話是奴隸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遺傳品！

夜
男爵

好極了！絕妙好詞！真是我的意見！你真說得……像個體面人一般。

店

沙丁

體面人能說得這麼像一個下流人一般，爲什麼下流人不會說得像一個體面人一般呢？……我已忘掉了許多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我還記着呢。這老頭子？他在他的肩膀有一個伶俐的腦袋呢……他作事像「酸」素倒在一個舊的，髒的銅幣上一般。爲了他的健康，祝他長生不老！倒一杯……（拿司塔倒了二杯啤酒遞給沙丁。他笑着）這老頭子——他從內面生活着……他觀察每件事情用他自己的眼光……我有一次問他：「老伯伯，人爲什麼要真實地生活着？」……（他裝出一種模倣羅嘉的聲調及狀態）人時時生活着去鞏固他的階級。譬如說，有些木匠，這些又噪雜又不幸的人們……突然，在他們中間生了一個木匠……這種木匠是在世界上從未看見過的：他高出一切的人，沒有一個別的木匠能同他比較的。他給了這全部的手藝一個新面目……他自己的面目，那就是說……因爲他，這手藝是被推動得向前進展了二十年……所以別的人才能生活下

去……鎖匠，鞋匠和一切其他的工人……還有包工匠……還有一些別的階級的人都是真的一樣的——都是去鞏固他的階級。每個人想他得在這世界上爲他自己佔個地位，可是，反而他在這世界上是去爲了別人的利益的——爲了一些旁人的好……一百年……或者也許更長久一點……假如有了特別的原故……他們也許能活得這麼長久。（拿司塔注視着沙丁的臉。克利司甚停止修風琴，不做什麼事。男爵垂着頭用指頭敲着桌子。伶人把頭貼着火爐邊，謹慎小心地爬下來。沙丁講下去一切我的孩子們，一切，只是生活着去鞏固他們的階級。爲了那個原故，我們一定得去尊敬每個人。我們不能知道他是誰，他是爲了什麼事情而生出來，或者他是想可以滿足些什麼……也許他是爲了我們的好的命運而生……也許是爲了更大的利益而生……所以我們一定得特別去尊敬小孩子們……小孩子們……他們一定不能忍受縛束……讓他們生活在他們的生活之中……讓他們去

受尊敬。(安慰地對着自己笑。稍停。)

男爵 (思慮) 爲了天才……唉，是的……那使我回憶起我自己的家庭……一個老式的家庭……回到貴族的……武士的……迦薩林時代去了……我們從法蘭西來……到俄羅斯服務……我們的官級漸漸增高起來了……在尼古拉第一之下，我的祖父，古司太夫，杜法爾……得了很高的爵位……他就有錢了……有幾百個農奴……馬……一個廚子……

拿司塔 別說謊！那全是謊話……

男爵 (跳起來) 什——麼？嘿……再說！

拿司塔 那全是捏造的。

男爵 (叫起來) 一幢屋子在莫斯科，一幢屋子在彼得堡！馬車……在馬車上還有紋印。

(克利司基拿起手風琴跑到右邊去，他就站在那裏聽着他們。)

拿司塔 從來沒有這種事！

男爵 不許嚼舌頭根！上打的聽差的……我告訴你！

拿司塔 (戲弄地) 沒有的事。

男爵 我得殺你。

拿司塔 也沒有馬車。

沙丁 算了罷，拿司吞加。別弄得他這麼發怒。

男爵 等着……你這淫婦……我的祖父——

拿司塔 你沒有祖父……沒有的事。

(沙丁笑)

男爵 (傾倒在椅上，氣得呼吸都急促起來了。) 沙丁，我告訴你……這婊子……什麼——

夜

店

你，也笑！難道你……也不相信我嗎？（絕望地叫喊着，用拳擊鼻）去死罷……一切都照着我的話來呀。

拿司塔（戲弄的聲調）呵，哈！瞧你怎樣叫喊得出來的！現在你知道一個人在沒有人相信他的時候，覺得怎樣呀。

克利司基（回到桌子邊）我想我們要打一架罷。
鞭鞭人 傻東西……孩子似的。

男爵 我……我不去做傻瓜了……我有證據……我有證明書去證明……
沙丁 扔進火爐去罷。忘掉你的祖父的馬車罷。過去了的馬車，現在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人要了。

男爵 她怎敢……

拿司塔 聽他說的話……呵，主呀，我怎敢？

沙丁 可是你瞧，她敢呢。她是仍然比你壞嗎？在她從前，她的確沒有馬車，沒有祖父……也許甚至連父親，母親都沒有呢……

男爵 (安慰着自己) 去死罷……你判斷每樣事件都是這般無情地，剛才我……我相信我沒有平心靜氣……

沙丁 那末，平心靜氣點罷。那是有益的事……(半晌) 告訴我，拿司塔，你是不是常常到醫院裏去呢？

拿司塔 爲什麼去？

沙丁 去瞧拿塔哈呀？

拿司塔 呀，你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她好久不在了……出去，走了……沒有一塊地方能找着她的……

沙丁 走了？不見了？

店

克利司基 我到很歡喜去知道知道是否華司嘉使得華賽里沙吃虧，或者是華賽里沙使華司嘉吃虧。

拿司塔 華賽里沙？她會說謊把她自己說脫的。她是狡猾得很。她會使華司嘉去攢烟囪呢……

沙丁 在人叢中誤殺了人，只不過坐牢……

拿司塔 羞呢。做苦工還比較好點。你也應該拖去做苦工。你應該像一堆垃圾似的……扔進陰溝裏去。

沙丁 (退後)你在說什麼？你的確是有點瘋了。

男爵 我得打你的耳巴子……不講理的賤婆子。

拿司塔 打一次試試看，只須摸觸我一下！

男爵 當然，我得要打你！

沙丁 讓她去罷。不要摸觸她了。不要侮辱每個人。我老是記着這老頭子的話。

(大笑) 不要侮辱人類，不要侮辱她……要是我侮辱了別人，那我的名譽就永遠完了……我得要去幹什麼事呢……求饒恕。不，沒有的事。

男爵 (對拿司塔) 你記着！你，我不是你這類的人……你這……淫婦……

拿司塔 呵，你這賤東西！你……你同我生活在一起，像一條蛆在蘋果上似的。

(這些人一致地笑起來了。)

克利司基 呆鳥！你是一只漂亮的蘋果嗎……

男爵 一個人是不是要瘋……碰着了這麼樣的……一個傻子？

拿司塔 你笑？別裝腔！你覺得好像不是在笑……

伶人 (不明瞭) 把他的給他罷。

拿司塔 只要我……能夠，我得把你的一切……(從桌上拿個杯子，搗碎在地下) 像這

夜

基

夜

正

樣！

鞭鞭人 你爲什麼打碎盤子呀……傻子！

男爵 (起立) 不，我得教她個款式。

拿司塔 (向外走) 去死罷。

沙丁 (在她後面叫) 算了罷，你行不行？你爲什麼這樣對待她呢？你要去嚇她嗎？

拿司塔 你們這些豺狼！你們的死期到了。(向左上入口退。)

伶人 (不明瞭) 阿們！

鞭鞭人 唉，這些俄羅斯女人都是瘋人呀！傻子，簡直不可駕馭的。鞭鞭人的女

人不是這樣的，她們懂得法律。

克利司基 總得給她一點辣，使她記着。

男爵 生來下流的東西。

克利司基（試手風琴）預備，你的主人還沒有看見呢……這孩子倒是一個潑活有生氣的傢伙。

沙丁 現在喝酒罷！

克利司基（喝酒）謝謝！睡覺的時候到了……

沙丁 你得和我們的習慣一致，待一會行不行？

克利司基（喝了酒跑到屋角的床上去）假如我要是幹的話……終久，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找着人的……最初，你瞧不着他們……可是到末了，你瞧準了，什麼地方都能找到人的……可是他們到底並不是這麼壞……

（縫紉人展開衣服在床上，坐下來祈禱。）

男爵（對沙丁，指着縫紉人）瞧。

沙丁 讓他去……他是一個好人……不要去擾亂他！（大笑）今天我是這麼樣小鷄

夜

店

的心似的……鬼知道有什麼事要來呢。

男爵 當你有點靈性在你身上的時候，或者是有點理性的時候……你老是這麼樣小鷄的心似的。

沙丁 當我喝醉了酒的時候，每樣東西都使我快樂。嘿——是的……他祈禱嗎？他很好。一個人能夠信仰或不信仰……那些是他的其餘的事呢。人是自由的……爲了他的信仰，他的不信仰，他的戀愛，他的智慧，他每件事都得對他自己負責。人，他自己擔負一切的價值，那就是——自由人……人，那就是真理！可是人是什麼呢？也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他們——不，也就是你，我，老羅嘉，拿破崙，謨罕默德……一切合攏來，就是一個人（在空中劃了一個人形的模樣。）懂得罷！這就是——最大的事件，包含一切的開始及一切的終了……一切是人的，一切是爲人的。只有人單獨地生存着——其餘的是

他的手和他的眉毛的工作。人！真奇怪呀。她說出來的聲調多崇高呵，人呀！我們一定得尊敬人……不要哀憐……不要把憐惜來侮辱了他……只須尊敬。我們喝酒罷，祝人的健康，男爵。當你覺得你是一個人，那是多麼榮耀呀。我……我，一個老罪犯，一個兇手，一個騙子……真的，當我沿着馬路走的時候，這些人注視着我，好像我是賊中最兇悍的一個……他們從我旁邊走開，他們提防着我，並且時常對我說：賊，你爲什麼不做工？……做工？爲什麼？去飽肚子嗎？（大笑）我時常痛恨這般把他們自己吃得要脹死的人們。那沒有什麼用處，男爵，沒有用處。人是最高的東西，人站得比一切只會吃東西填肚皮的來得更加高尚。（他從他的位子上起立）

男爵（搖頭）你是一位思想家……那是很聰明的……那使我的心都熱了……可是我不能幹。（小心向四周一望，繼續小聲的談着）我有時害怕，老哥……你懂得罷？

我怕有什麼事就要接着來了。

沙丁（從上走下）胡說，人還會怕什麼東西嗎？

男爵 我記憶到我能記得到的：那老是似乎像有一層霧在我的眉毛上，我永不能完全知道那是什麼，所以總不能放心。……我覺得似乎會在我整個的生命途中，我僅只能穿衣服，脫衣服……這又是什麼原故呢？真沒有意思！我從前念書……因為門第的原因，我穿上了學院的制服……可是我學了些什麼呢？我却不知道……後來我結婚……穿上一件外大衣，一會又是晚禮服……娶了一個討人厭的妻子——這又是為什麼原故呢？我不懂得……我已閱歷了每種事情——可是僅只能穿一件破爛的灰色的短掛和一件紅絨褲子……終久我會變成一條狗的。這是很難去留意得到的事。我在克米拉兒法庭服過務……有一套制服，一頂帽子和一個帽章……可是我盜取了公款……被捕去穿上

犯人的衣服……但是——現在我有點什麼呢……一切……都好像在夢中……
真可笑呀？

沙丁 也不一定……我覺得那是太傻了。

男爵 是的……我想那是太傻了。……可是我總是爲點什麼事情……才生出來的
呀？

沙丁 (笑)那倒是可以回答的……人是生來去鞏固他的階級的。(點頭)真的……很
好的理想！

男爵 這個……拿司吞加……倒真的走出去了……我得去瞧瞧她是藏在什麼地方
……靜一點，她……(左上入口退。稍停。)

伶人 你這韃靼人！(稍停)王子！(韃靼人掉過頭來)爲我祈禱罷。

韃靼人 你要求什麼呢？

夜
店

夜

五

伶人（溫和地）你一定爲我……祈禱呵……

韃靼人（稍爲靜寂了一會之後）你自己祈禱罷。

伶人（很快地從火爐上爬下，坐在桌上，用那個顫慄的手傾了一杯威士格酒喝了，差不多像跑一般的

很快地走出了左上入口。）現在，我得走了！

沙丁 喂，你這新格姆皮爾！到什麼地方去呀？（打起詞哨來。）

（米菲特夫穿着婦人的小褂，同班諾夫從右上入口進。班諾夫一個手中握着一把鹹餅，那個手中拿着兩條煙魚，腋下挾着一瓶威士格酒，大衣袋裏也藏着一瓶。）

米菲特夫 那就是說，駱駝是……一種驢子，不過沒有耳朵。

班諾夫 別說了罷！你自己……倒是一種牝驢子呢。

米菲特夫 駱駝是全然沒有耳朵的。牠用鼻子來聽話的。

班諾夫（對沙丁）我的知心的朋友，我到每家酒排及茶館找你呢。把這瓶酒拿出

來，我的手裏是握滿了。

沙丁 把鹹餅放在桌上，你就有空手了。

班諾夫 對呀……你知道法律……所以你有一付機警的頭腦……

米菲特夫 一切的下流人都有機警的頭腦……我知道你……久了。沒有機警他們怎能偷東西呢？一個守法的公民可以傻，可是一個賊在他的腦袋瓜裏倒是有很好的腦經的。不過，談到駱駝，老弟，那你就弄錯了……駱駝是一種騎的鹿，我說……那是沒有角……沒有牙齒，或者……

班諾夫 一大堆人藏在什麼地方去了？沒有人在這裏。喂，你，出來……今天我請客……誰坐在那個壁角裏呀？

沙丁 你差不多已經把每樣東西都花完了，你這茅草人。

班諾夫 當然，這時候我的財產是很少……這財產還是儲蓄攏來的呢……克雷夫

夜

店

伊·左巴！克雷夫伊·左巴在什麼地方呀？

克利斯基（慢步踱到桌子邊）他不在這裏。

班諾夫 噯——噯——噯！獺狗。Briu, Briu, Briu, 小火鷄！不要噠，不要叫！喝酒，

快點，別讓你的頭垂下來……我很隨隨便便地招待你們全體。我歡喜去做這樣事，弟兄！假如託上帝的福，我成了一個富人，我就會有一間酒排間，在裏面每件事都很隨便，還有音樂和一隊唱歌隊。來，喝罷，吃罷，你聽見了沒有，活潑活潑你的靈魂罷。到我這裏來，可憐的人們，到我的自由的酒排間裏來，沙丁！兄弟！我要你……這裏，把我全部的財產拿一半去，這裏，拿去。

沙丁 呵，把那都給我……

班諾夫 都給你？我的全部的財產？你要那嗎？……這裏！一個盧布……又一個

……二十個……兩個芥丁……又是一雙當兩個的科比克……這就完了。

沙丁 真好呀……我得好好地保存着……我要把這拿來贏回我的錢。

米菲特夫 我是見證人……你憑了信用把錢給他……那有多少啊？

班諾夫 你？你是——一個駱駝……我們無須見證人。

愛約司嘉 （赤着腳從左上入口進） 孩子們！我的腳都潮濕了！

班諾夫 來——把你的胃也來潮濕一下……把這食物均分了罷。你是一個可愛的

孩子，你唱歌，作樂……你真聰明啊！可是——喝酒……不要太過分了！多

喝是很有害的，兄弟……很有害的……

愛約司嘉 我從你那裏學來的……你只能在你喝醉酒之後，才看起來像個人呢。

克利司基！我的手風琴修好了罷？（拿起手風琴唱歌，跳舞。）

如果我不是這般有趣的小孩：

夜
店

活潑，新鮮，又和藹，

那教父夫人却就會——

永不再稱我爲可人兒。

凍僵了，孩子們。真冷呢。

米菲特夫 嘿——我有沒有這種資格去問：誰是教父夫人呀？

班諾夫 你……對那還沒有興趣呢！現在，在這裏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問。你再

不是警察了……那倒是一件事實。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叔父……

愛約司嘉 不過，僅僅是婦母的丈夫罷了！

班諾夫 至於你的姪女，一個坐在牢裏，那個又死了……

米菲特夫 （丟出脚盤）那不是真的：她沒有死。她不過跑走了！

（沙丁大笑。）

班諾夫 的確是真的？老哥！一個人沒有了姪女——那就不是叔父了！

愛約司嘉 你大人閣下，警鐘旅的領恩偉的軍樂隊長。

當教父夫人有了錢，

我身邊還是一個大也沒有；

可是我依然漂亮，我是十分漂亮，

我是漂亮得香甜如蜜。

唉，真冷呀。

（克雷夫伊·左巴進；等到曲完，成對的男的，女人進來，脫去他們的衣服，躺在床上，對他們自

已怨謗。）

克雷夫伊·左巴 你爲什麼跑開去，班諾夫？

班夫 到這裏來坐下。讓我們唱點歌罷，老哥！我的得意的頌詩，好罷？

夜

店

韃靼人 現在是晚上，睡覺的時候了。白天裏唱罷。

沙丁 讓他們唱罷，王子，到這裏來。

韃靼人 讓他們唱——一會又是一大堆人……你們唱，他們可就打架呢。

班諾夫 (走到他那邊) 你的手是怎麼樣了呀，王子？請人把牠砍去了，好嗎？

韃靼人 爲什麼砍去？讓我們待一會……也許那得必需去砍掉……一個手不是鐵

做成的……砍去是很容易做的事……

克雷夫伊·左巴 那是件壞事情，海生加！沒有手，你成了一個什麼樣？靠我們

這手藝吃飯，他們是只瞧手和背的……一個人沒有了手到底就不是一個人

了！沒有膂力等於死人。來，同我們喝杯酒。

克發茜耶 (從左下入口進) 呵，我的親愛的房客們呀。外面真冷呀，雪水……並且濕

冷……我的警察在這裏嗎？喂，這裏，委員？

米菲特夫 我在這裏。

克發茜耶 你又把我的小掛穿上了？你到底什麼事情？你有你的一件呀？你的一件又並沒有給人偷去呀？

米菲特夫 班諾夫……今天生日……並且天氣又是這麼冷，這般的雪水……

克發茜耶 我告訴你……這樣的雪水……可是別忘了這屋子裏的規矩呀……到床上去……

米菲特夫 (向右邊房裏退) 到床上去！我馬上……我立刻……到了時候了。(退)

沙丁 你爲什麼……對他這麼嚴厲呀？

克發茜耶 又有什麼事可做呢，親愛的朋友。像他那麼樣的人一定得嚴厲地駕馭着。我並不是嫁給他開玩笑的。他是一個軍人呀。我想……你真是一個危險的東西……我這樣一個女人，竟不能同你匹配……現在，他正是在開始捉我

店

們的證據呢——不，我的孩子，要是你願意的話，那還不遲呢。

沙丁 你選你的情人是選錯了……

克發茜耶 不，待着——他是對的……你不能得着我……假如你來試一下，蜜月最多不會過一禮拜……你可以把我背上的大掛拿來打賭。

沙丁（笑）那倒不是說謊，我真得輸給你……

克發茜耶 那末，就是啦。愛約司嘉。

愛約司嘉 他是在這裏……

克發茜耶 告訴我，你宣傳了些關於我的什麼鬼話呀？

愛約司嘉 我？每樣事情都是我！我講出來的每件事，我都是老老實實地告訴別人的。怎樣的一個女人呵！我說。不過是一個奇怪的女人而已。肉，脂肪，骨頭，三百多磅重；還有腦經，沒有半顆米那麼大。

克發茜耶 唉，你說謊，我的青年人，我有很豐富的腦經……不——你爲什麼告

訴別人說我打我的警察呀？

愛約司嘉 因爲我想你把他的頭髮扯脫了……那就等於打。

克發茜耶 (笑) 你是一個傻瓜！爲什麼把這種壞事傳到屋子外面去呀？……那件

事深深地使他難受……他因爲你的鬼話才煩悶得去喝酒……

愛約司嘉 聽着：所以那就是真的了，格言上說：鷓鴣有一個喝液質的喉嚨。

(沙丁及克利可基笑。)

克發茜耶 可是，你是太滑稽了：告訴我，你是那一種動物呀，愛約司嘉？

愛約司嘉 我是一個安隱地適合於世界的一個人。最好之中的最好的一個，一切

手藝之中的一個最有本領的人。我的眼睛轉到那裏，我的心就跟到那裏。

班諾夫 (在縫紉人床上) 來，我們不讓你睡覺了。今天我們得唱……一整夜，好

夜

話

罷，克雷夫伊·左巴？

克雷夫伊·左巴 我們行嗎？

愛約司嘉 我爲你們奏樂……

沙丁 那末，我們聽着罷。

鞭鞭人（呻吟）唉，老撒旦，波波波……倒一杯給我：「我們來痛飲一下，我們喝到死的最後一霎。」

班諾夫 倒一杯給他，沙丁！克雷夫伊·左巴，坐下！呵，兄弟們！一個人的需要多小呵！譬如說，我，我只要有一口飯吃……脚步走起來很健就行了。克

雷夫伊·左巴，唱罷……唱起我們的得意的歌曲罷。我得唱，哭。

克雷夫伊·左巴（唱）呵，熊炎的太陽在輪轉，」……

班諾夫（接着）「却無半點光明照我身。」

(門被急扭開了。)

男爵 (在陽台上叫) 喂，這裏……你們！快來……出來！在院子裏……這裏……唱戲的……他自己上吊了！

(靜寂，卻注視着男爵。他後面現出拿司塔，她的眼睛視着桌上。)

沙丁 (溫和地) 他老是搞亂我們的唱歌……這蠢東西。

(幕下)

(全劇完)

註一 可爾涅是同教的經典。

註二 同教的創始者。

註三 繆斯 Muse 文藝之神。

註四 萊琪錫斯 Lachesis 運命之神。

三九

廿

夜

- 註五 西拉 *Iora* 天空女王，宙斯之妹，後與宙斯結婚為天后，性苛善嫉。
- 註六 亞澄羅梯脫 *Aphrodite* 一名維娜司，乃宙斯與女神狄奧 *Dione* 所生，戀愛與美誕之神。
- 註七 亞曲羅波斯 *Akropos* 運命之神。
- 註八 米爾波尼 *Melpomene* 意乃歌謠，執司悲劇，手持悲劇之假面而歌，
- 註九 歡樂的筵席，原文為 *Oreia* 乃狄奧休士的祭，當祭舉行時，歡唱，舞蹈，幾乎舉國若狂。
- 註十 皮薩吉兒，先哲。

上海四縣路
現代書局

